

An illustration of a fisherman in a dark jacket and blue apron, carrying a child on his back. They are on a wooden boat with large barrels, navigating through choppy water under a crescent moon. Th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classic, slightly stylized artistic style.

漁女春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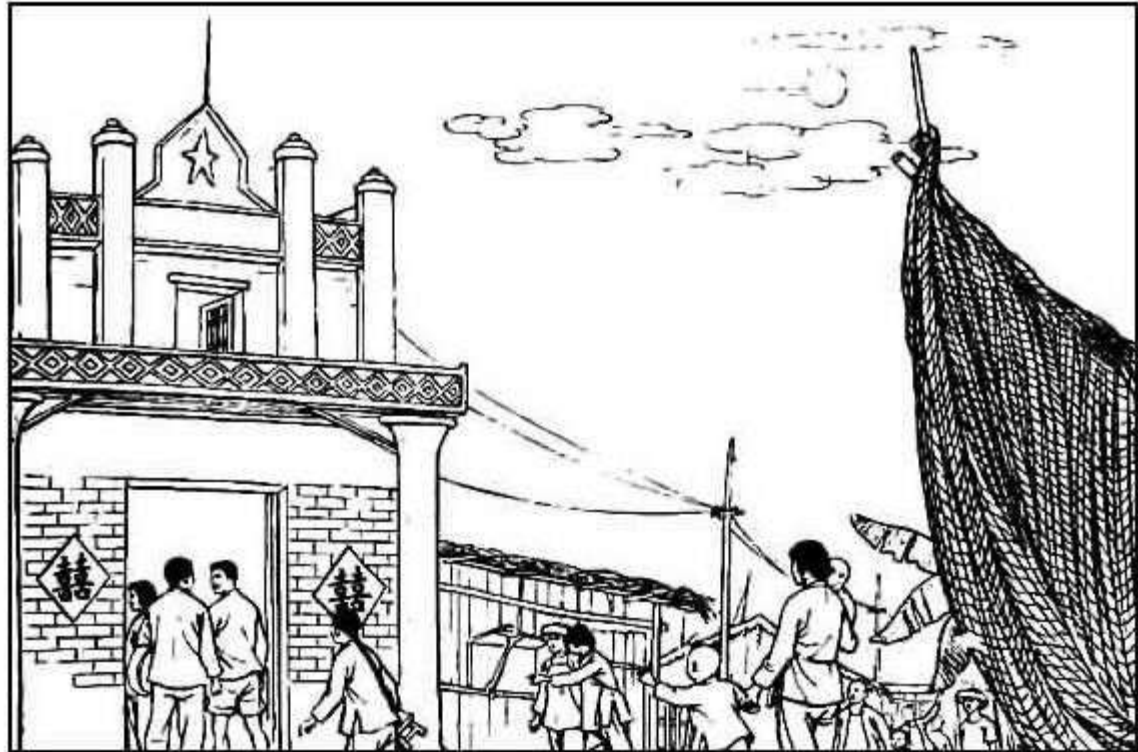
渔女春秋

编绘 郭同江

内 容 说 明

渔家姑娘带好与农民张才相爱，但是恶霸地主却看中带好，使出毒辣手段，生生拆散这段婚姻。带好迫不得已，连夜离开家乡。这个穷女子无法谋生，只得乔装成男人，漂泊海上，度着流离困苦的生活。

解放后，带好真正翻了身，协助政府捉住了逃亡的恶霸地主，还当上了机帆捕鱼队的队长。这时，她与张才又相遇了，终于结成幸福伴侣。带好夫妻这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又一次说明是旧社会把人变成“鬼”、新社会把“鬼”变成人，使我们看到两个时代的巨大变化。



(1) 珠江河畔某渔村今晚喜气洋洋，一个隆重的结婚晚会快要开始了，渔民们兴高采烈地往会堂走去。



(2) 新夫妇行过婚礼，大家要求新娘讲一讲恋爱经过。公社党委书记陈强说：“这段婚姻，确是不平常，应该讲讲。”新娘在一阵掌声中，略带羞涩地站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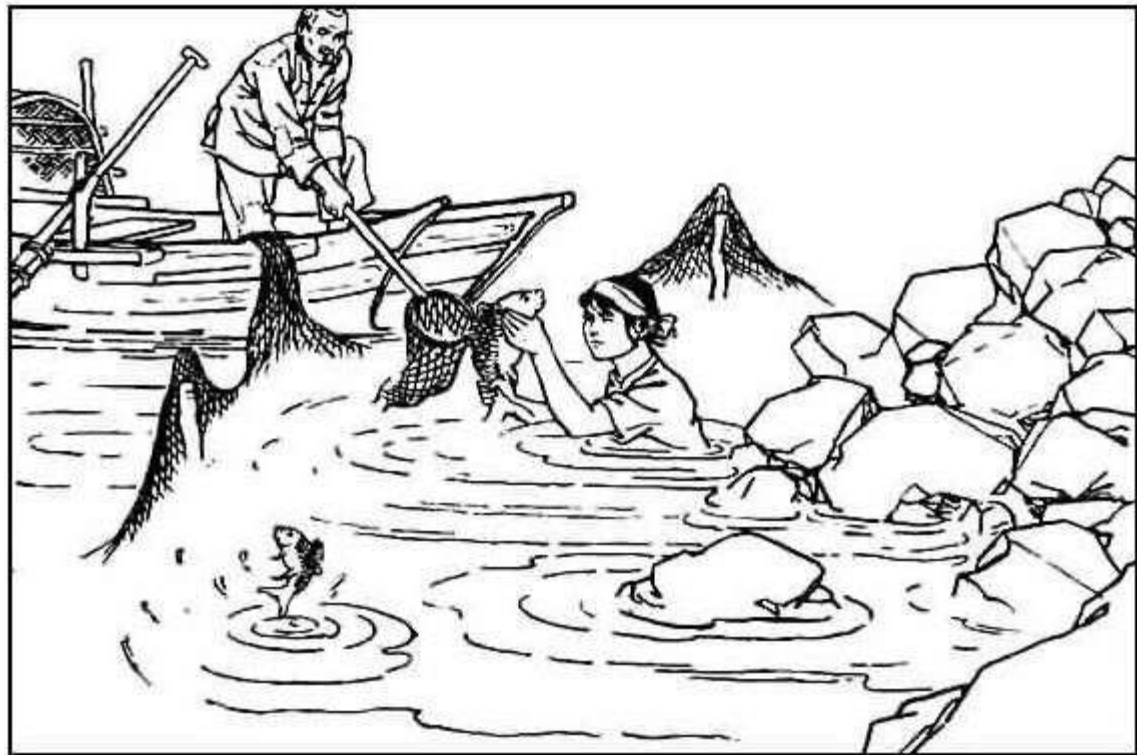
(3) 新娘是个中年妇女，名叫带好，是“三八”机帆捕鱼队队长。新郎是一个从部队转业的机械师，名叫张才。在这幸福的时刻，带好讲起了辛酸的往事。



(4) 带好姓梁，自幼随父亲打鱼为生，寄泊在石屋村河畔，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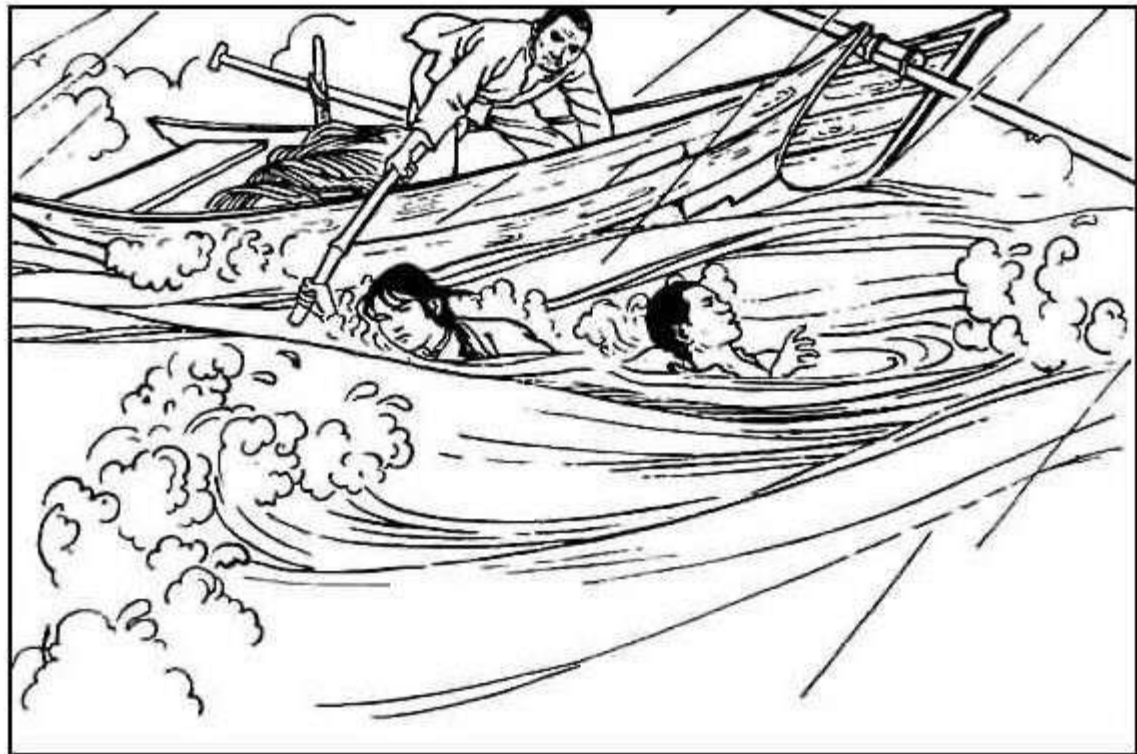
(5) 带好的父亲水旺伯是个烈性子，看不惯旧社会的逆眼事。他由于受的刺激多，身体很坏，生活的重担很早就落在带好身上。



(6) 在辛勤的捕鱼劳动中，带好学会了一套看风、驶舵、撒网、游泳的本领，而且特别善于潜水，所以人人都称她“海貂猫”。



(7) 有一天，带好父女正在打鱼，忽然刮起狂风，他们急忙把船往回驶。在回程中，隐约听到了一阵呼救声，原来有只小船被风打翻了。



(8) 船靠过去，他们发现一个落水的男子。水旺伯正想下海，带好怕他顶不住风浪，早已抢先跳下去，把那人救了起来。



(9) 原来此人便是张才。他在恶霸地主陈宝家里做长工，只因为他是从外乡来的，不懂水性，地主却偏偏逼着他划船在海边割牛草，为此翻了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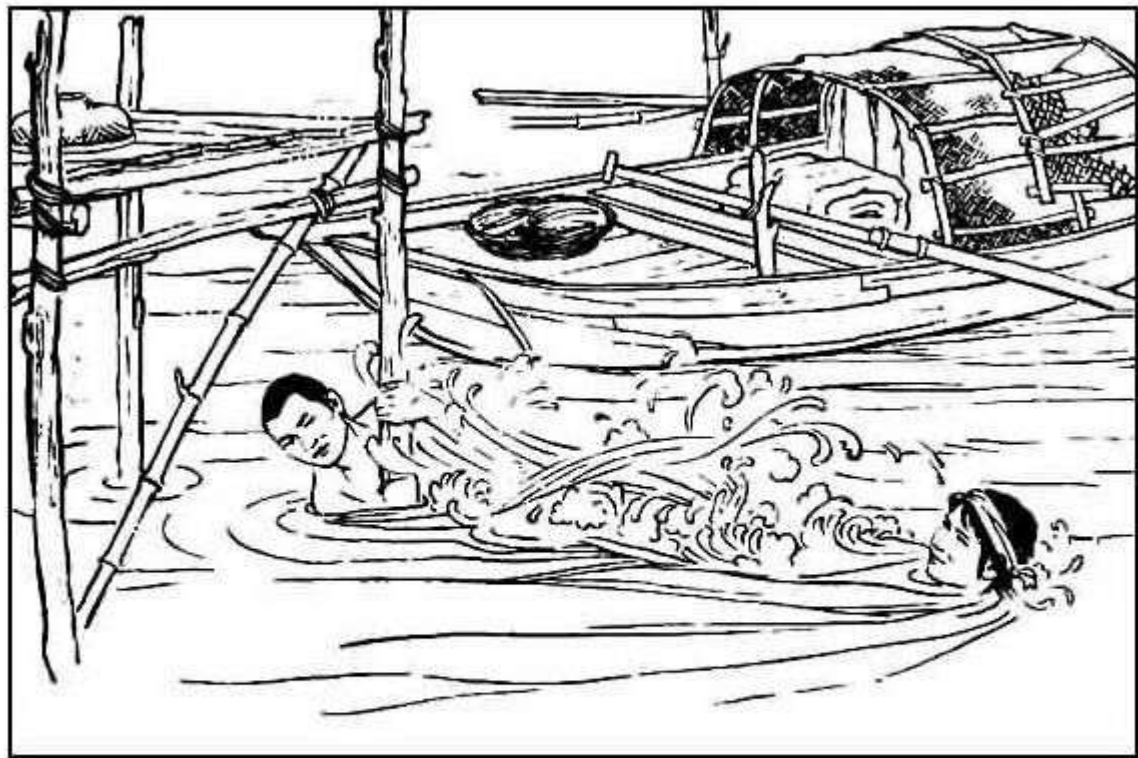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当天晚上，张才按照当地习俗，拿了两块红糖来“谢恩”，水旺伯叫带好拿去煮糖水，让大家吃了“压惊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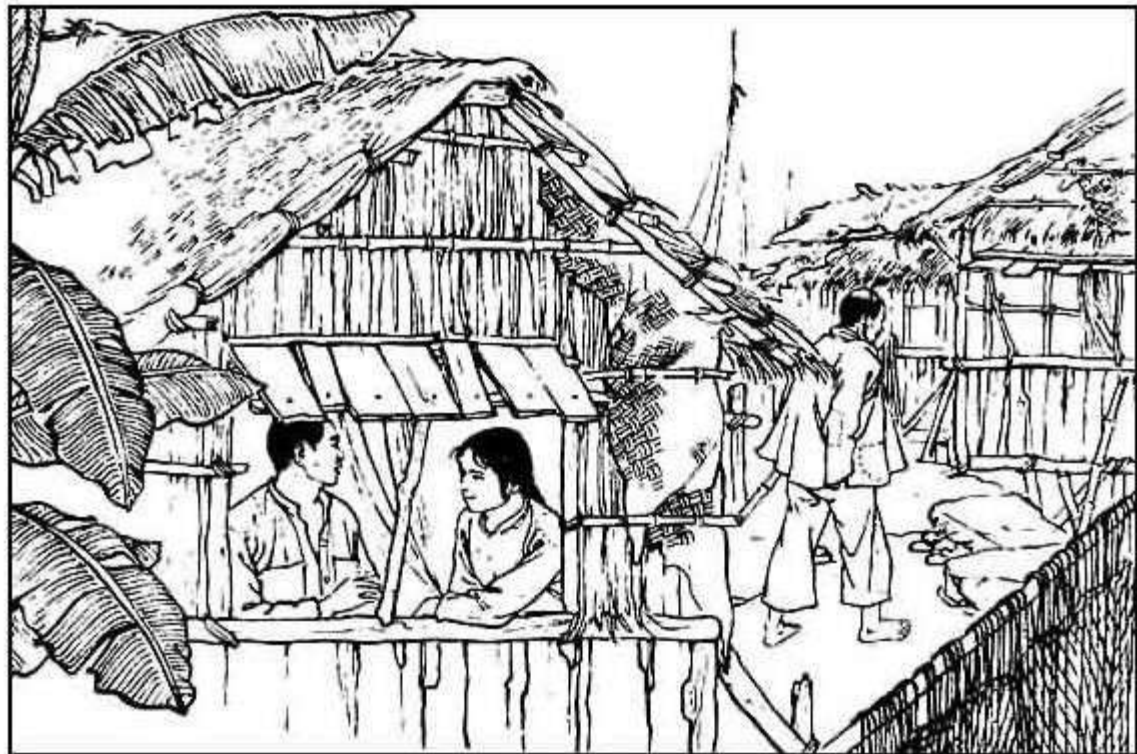
(11) 张才原是从山区逃荒到这里来的。提起自己的身世后，他感慨地说：“留在山里是饿死，来到这里也不知哪天要淹死！”



(12) 水旺伯见张才为人老实，又是苦难中人，对他很是同情，便说：“在这里做工，不会游泳不行，我女儿是个‘海貂猫’，让她教你游泳吧。”



(13) 从此，张才有空便跟带好学游泳。起初，彼此都感到有些羞涩。可是，一回生，两回熟，张才很快学会了游泳。



(14) 张才和带好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这一点水旺伯也看出来。水旺伯也喜欢张才，遇到张才来坐，总要借故留他多呆一会。



(15) 一个明朗的月夜，张才红着脸，呐呐地问带好肯不肯跟自己这个穷汉子过活。带好没有答话，却把身上的一只家传宝贝——“红玉环”赠送给他。



(16) 就在这时候，恶霸地主陈宝和他的狗腿大麻炳巡夜来了，他突起大肚子，斜着细眼，不怀好意地说：“嘻嘻，好甜的一双呀！”



(17) 第二天，大麻炳来到带好家，声色俱厉地对水旺伯说：“你们居然勾引岸上的男人，目无礼教，要罚大猪两只！”



(18) 大麻炳见他俩不答话，阴险地膘了带好一眼，然后换了一副脸孔对水旺伯说：“我家老爷看上你家的女儿，可以给她捐个岸上籍……”水旺伯不等他说完便骂道：“我家女儿没有这样贱格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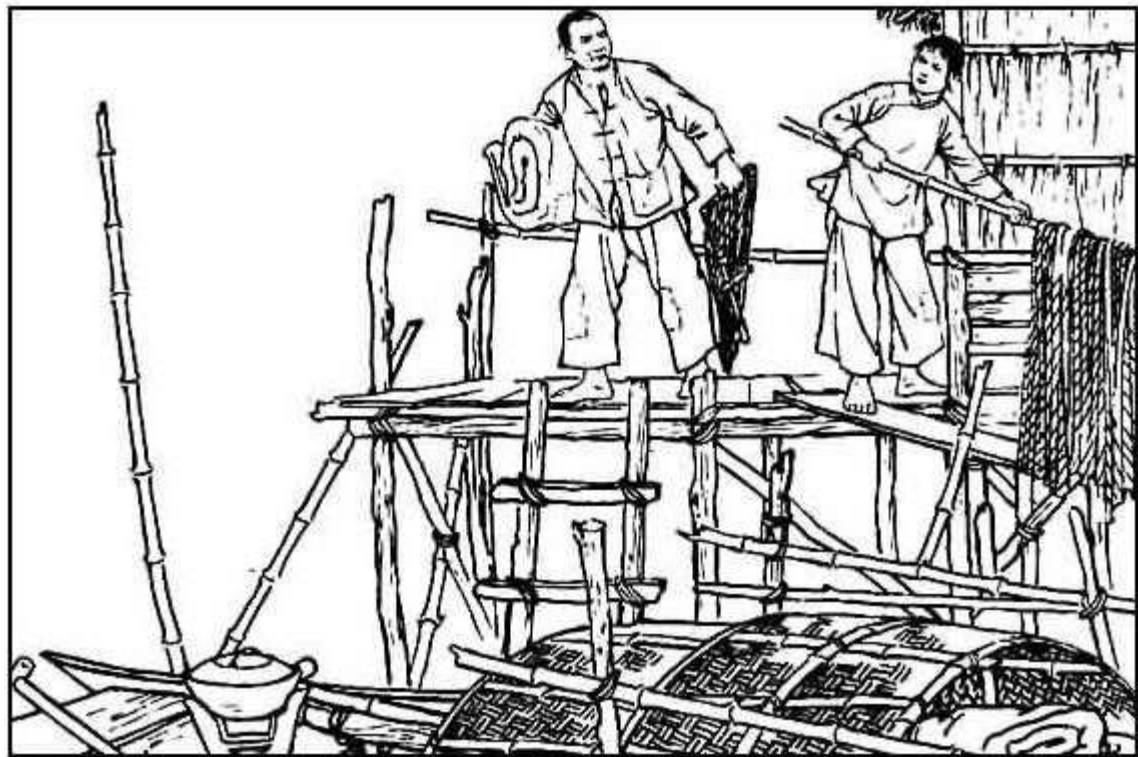
(19) 大麻炳被水旺伯斥责了一顿，知道不能得手，便悻悻地骂道：“癞水鸡，偷啄岸上米，这才贱格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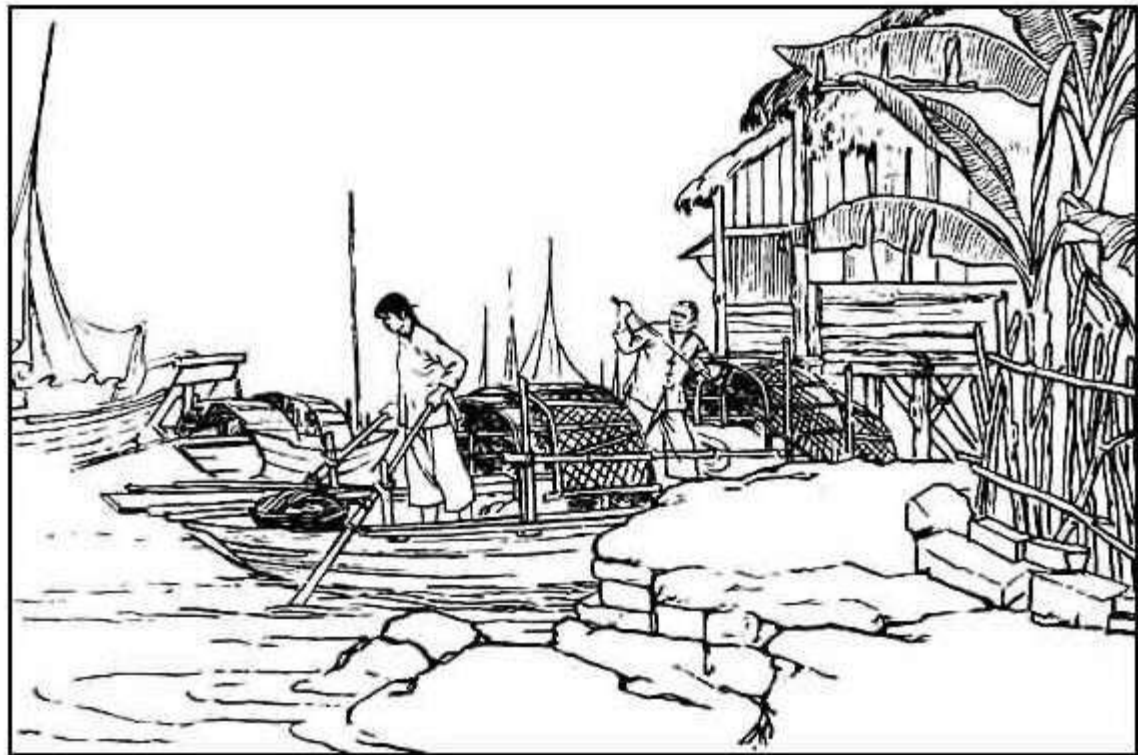
(20) 水旺伯怒气还未消，陈宝又派来了两个背枪的家伙，满面凶光地伸着毛茸茸的贼手，逼他交“地头费”。



(21) 水旺伯哪里有钱，这两个家伙便动手抢鱼网。水旺伯只得答应明天把钱送去，这才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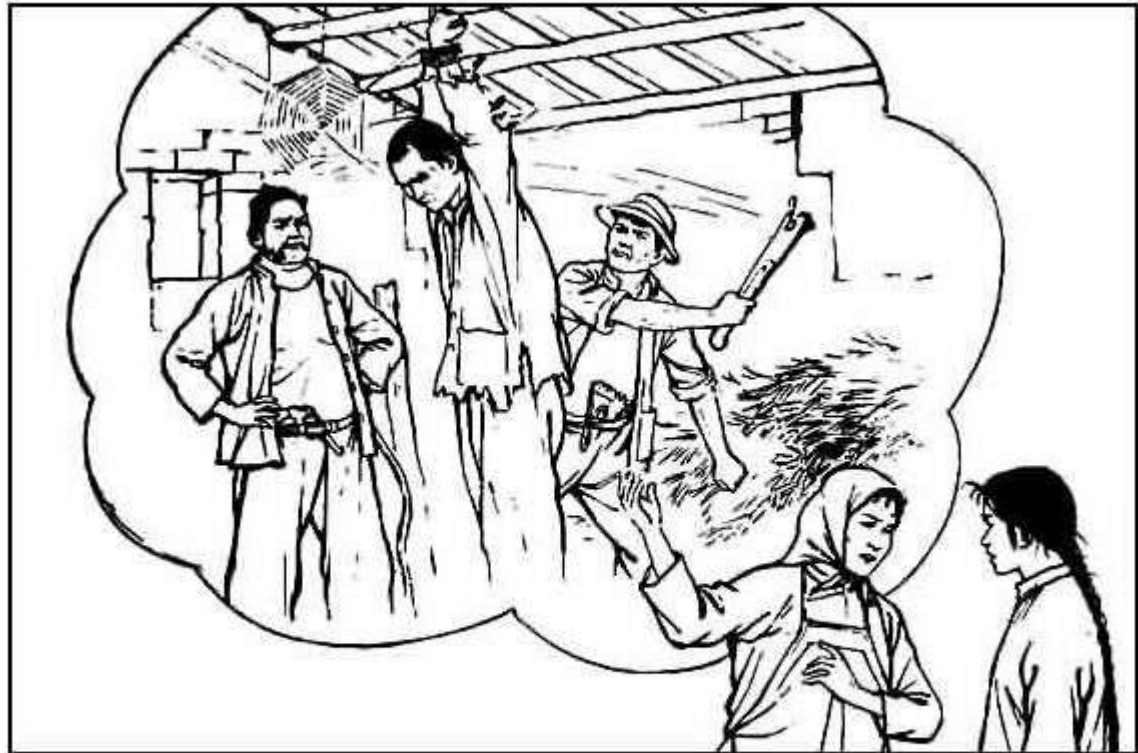
(22) 两个家伙走后，水旺伯叹了一口气，便叫带好把东西全部收拾起来。带好问他打算怎么办，他只说了“出海”二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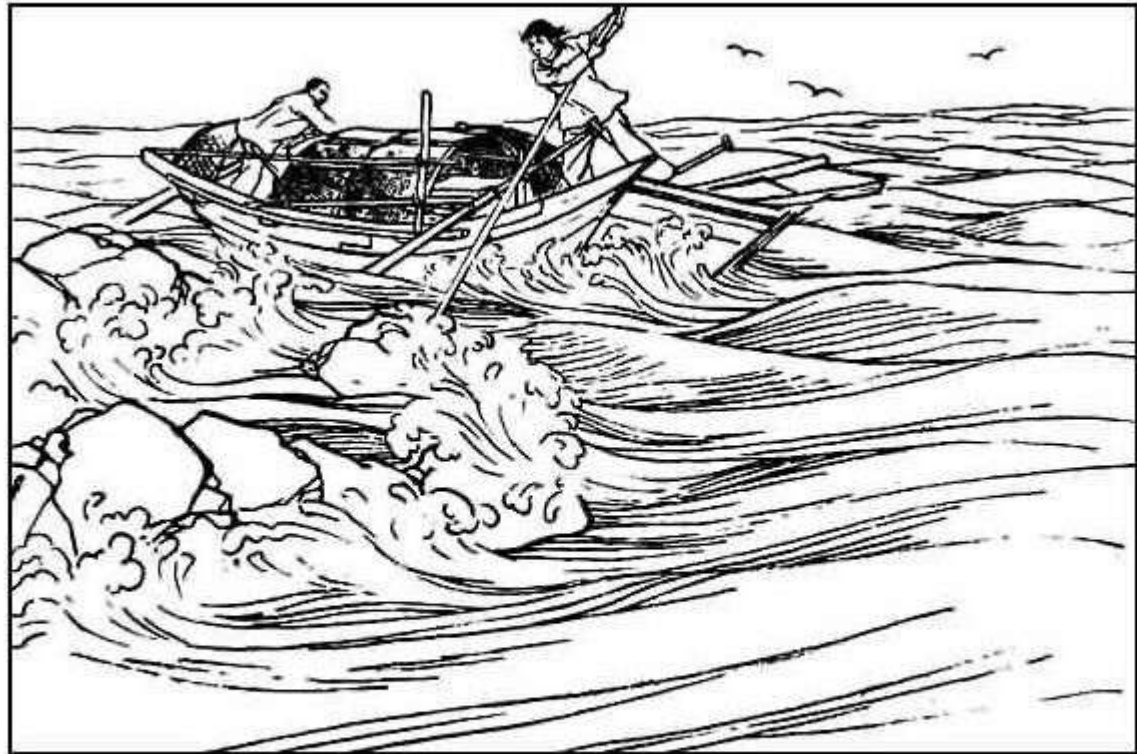
(23) 船要撑走了，带好才知道水旺伯立意离开这里，她的心像碎了一样。水旺伯也很难过，他对带好说：“我也知道你离不了张才，不过……”他咽住了，接着又咳个不止。



(24) 带好痛苦非常，连忙跳上岸，直奔石屋村去找张才。半路上遇着由石屋村回来的李大婶。李大婶拦住她说：“张才已被陈宝逼走了，你到石屋村去，正是自投罗网。”



(25) 原来陈宝为了要夺到带好，竟然想把张才害死，只因事机泄露了，又找不出借口，才改变主意把张才关了起来，直打到半死，然后把他赶出石屋村。带好听了，只得作罢，连夜跟父亲出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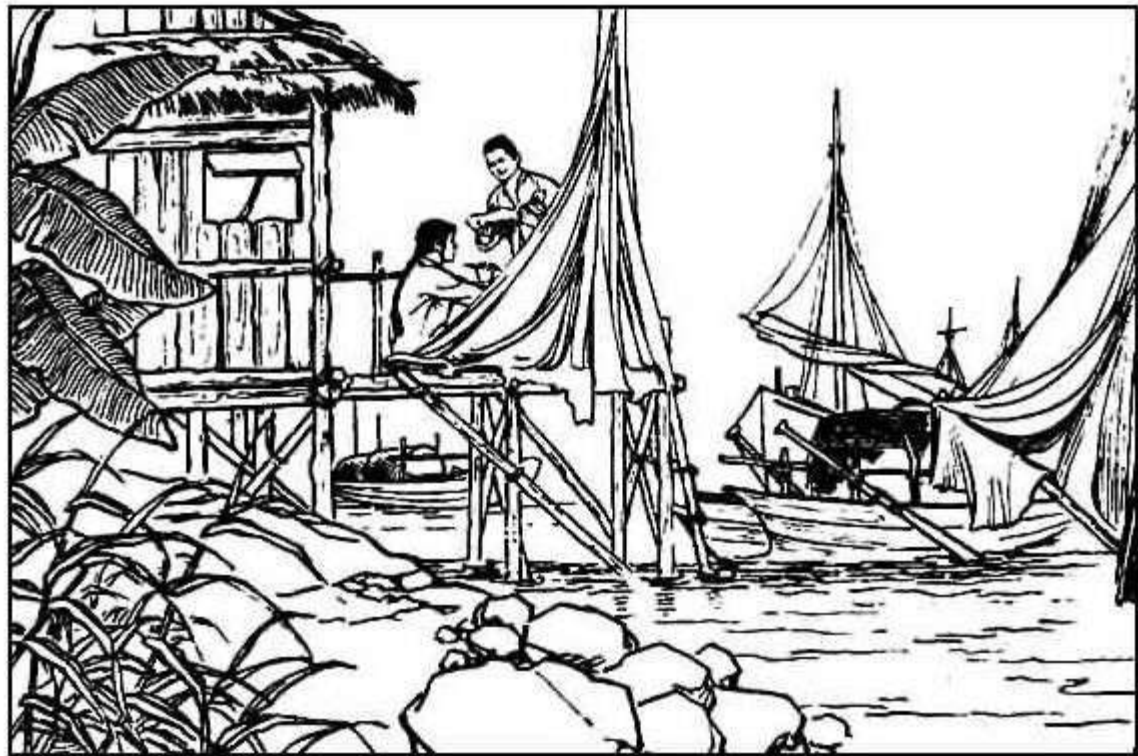
(26) 带好父女来到一个叫做马尾的海岛。这里的海面宽阔无风三尺浪，很难干活。水旺伯受了这次刺激，常常卧病，父女俩的日子过得更加凄惨。



(27) 一年年过去，带好四处打听张才，但是总不见音讯。水旺伯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他放心不下女儿的终身。一天，他把带好叫到身边，说：“带好，你该找个男家了，免得日后难过。”带好闻言，悲痛异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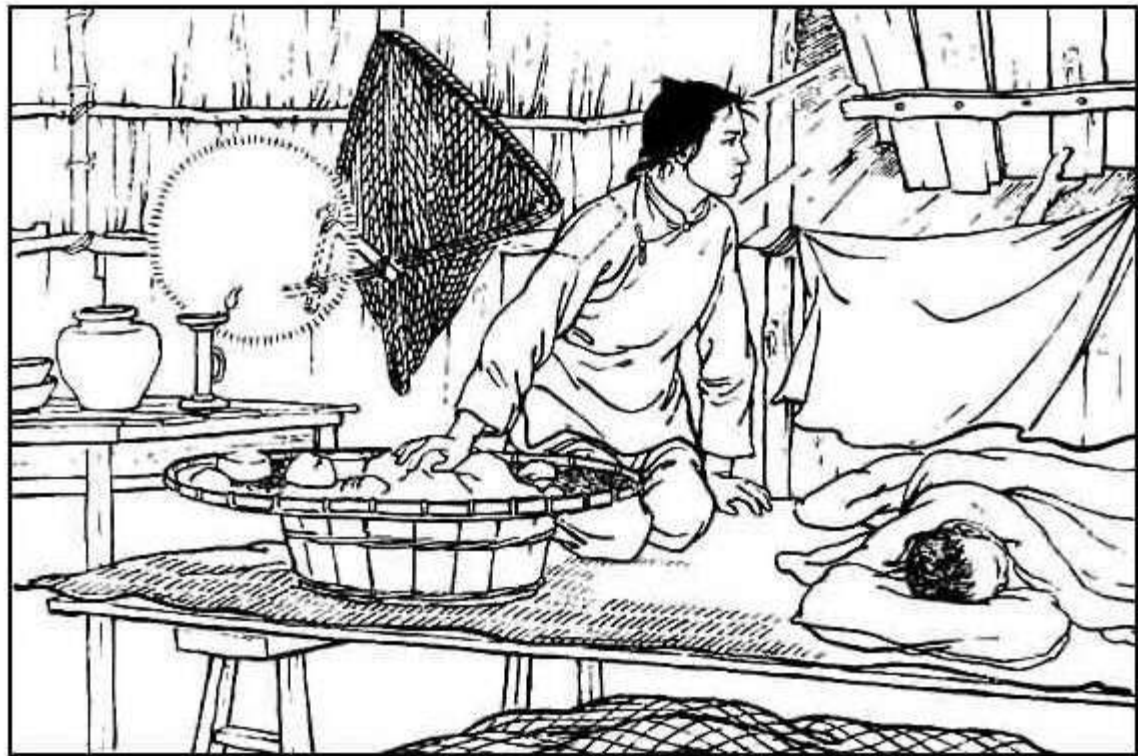
(28) 父亲的病更重了，带好不忍伤老人的心，终于在父亲临终之前，与渔民何金结了婚。



(29) 何金为人忠厚，是舵船雇工，专作深海渔业，每次出海，都给带好带回一些新鲜海味。



(30) 一年后，带好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小秀。家里虽穷苦，也还和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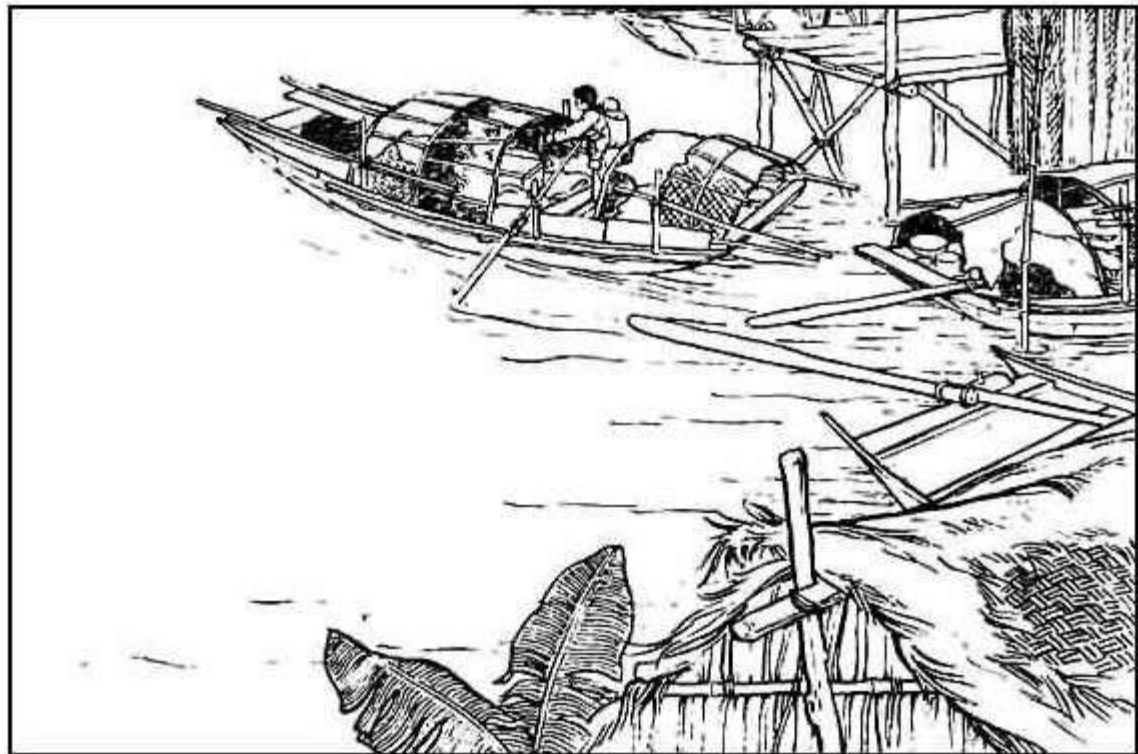
(31) 一个中秋晚上，带好做了一些粉果，等何金回来吃顿团圆饭。怎知忽然风狂雨急，雷电交加，海浪如山。直到深夜，何金也没回来。



(32)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传来一片哭喊声。带好一看，只见哭喊的人们都是出海船工的家属。她知道何金再也回不来了，眼前一黑，便昏迷过去。



(33) 不知什么时候，小秀的哭声把带好惊醒，带好抱着她的女儿痛哭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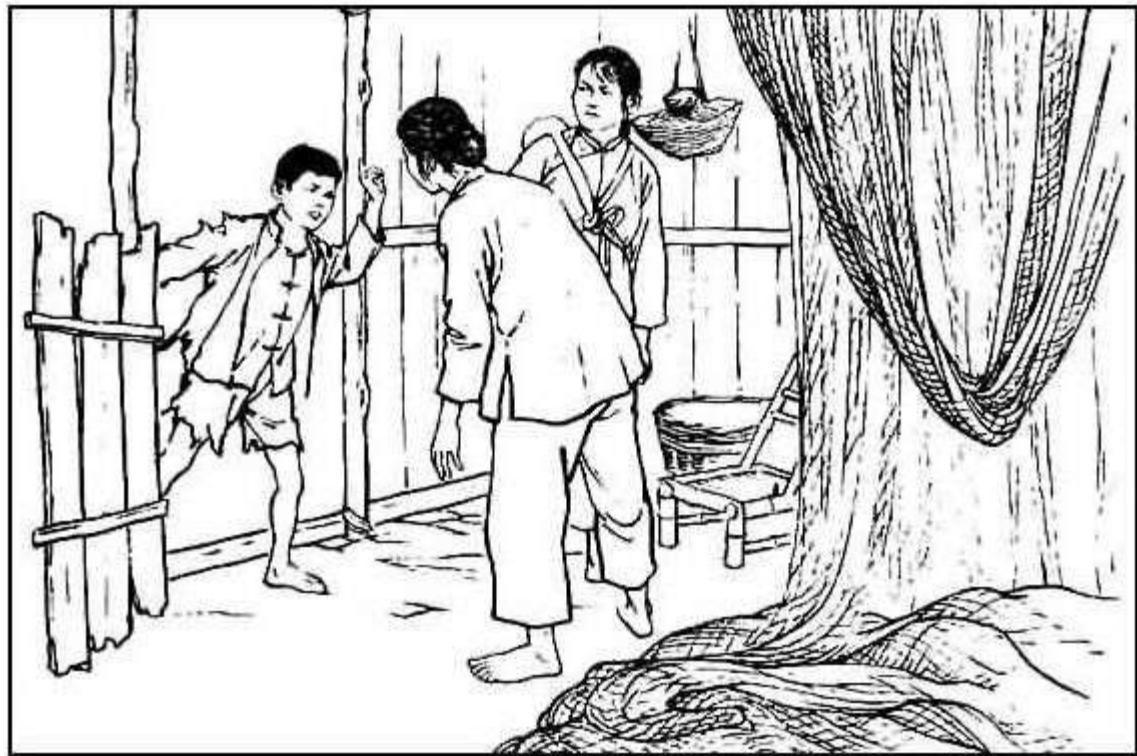
(34) 何金死后，带好失去了倚靠，只好离开了马尾岛，前往石屋村，想投靠李大婶等乡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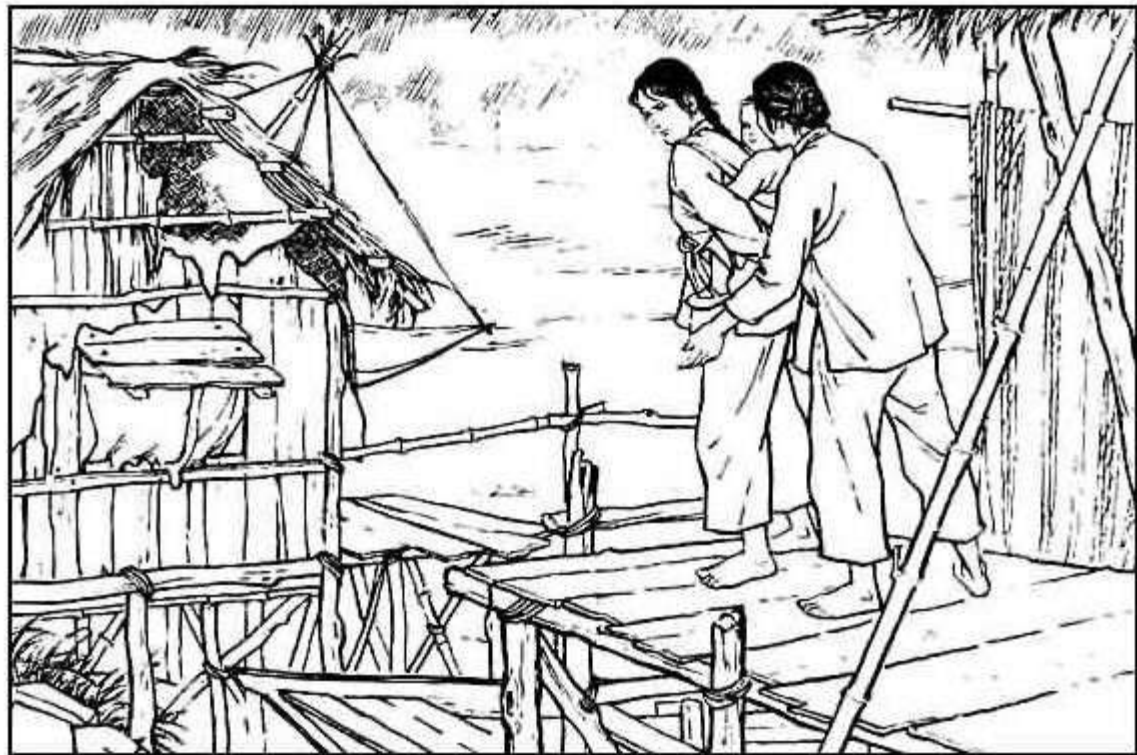
(35) 李大婶她们见到带好回来，十分惊异，慌忙把她拉进屋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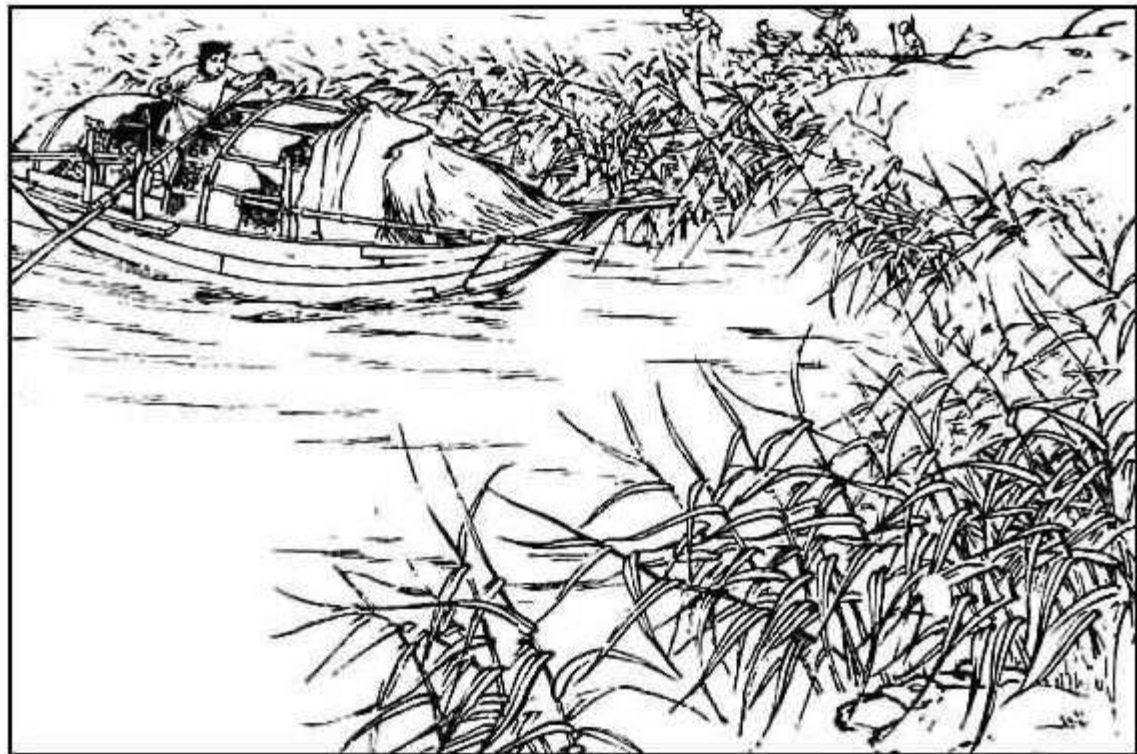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李大婶一面叫孩子出去望风，一面告诉带好，陈宝最近当上了练团指挥，对带好还不死心，时常派人打听带好的下落，还悬赏缉捕哩！



(37) 不一会，李大婶的孩子惊慌地跑回来说，有一队练团兵向这边走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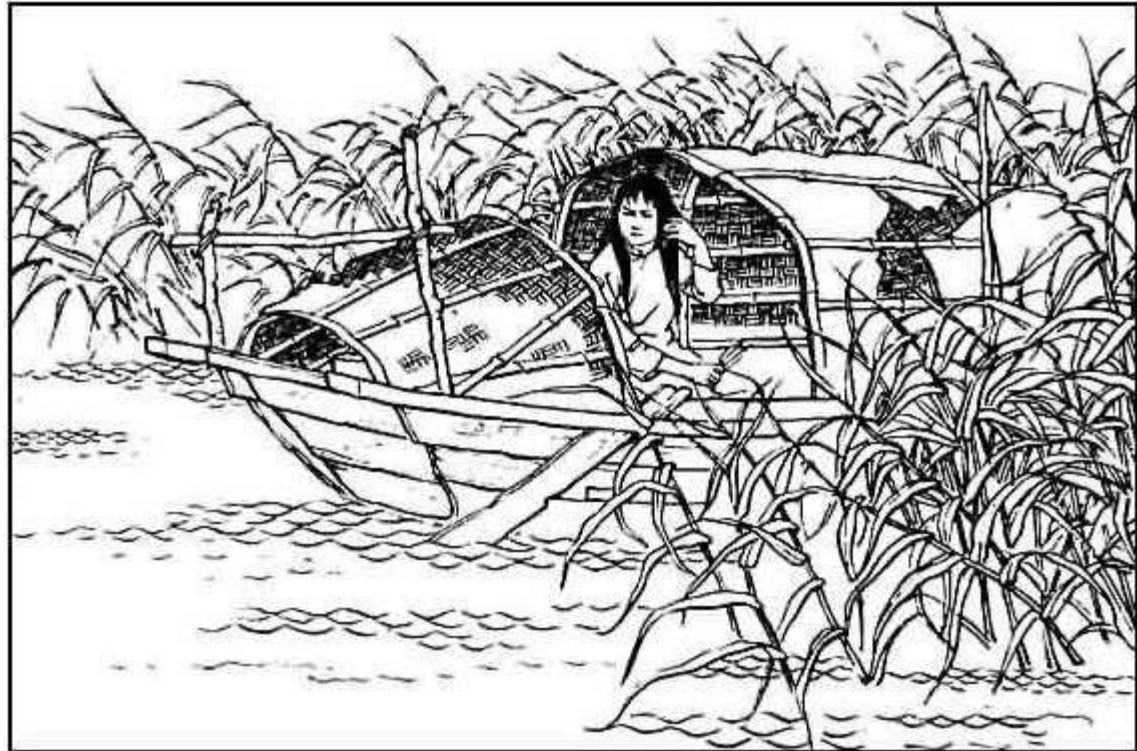
(38) 李大婶立即把带好送到后面的河边，叫她划船逃走，并嘱咐她以后不要轻易露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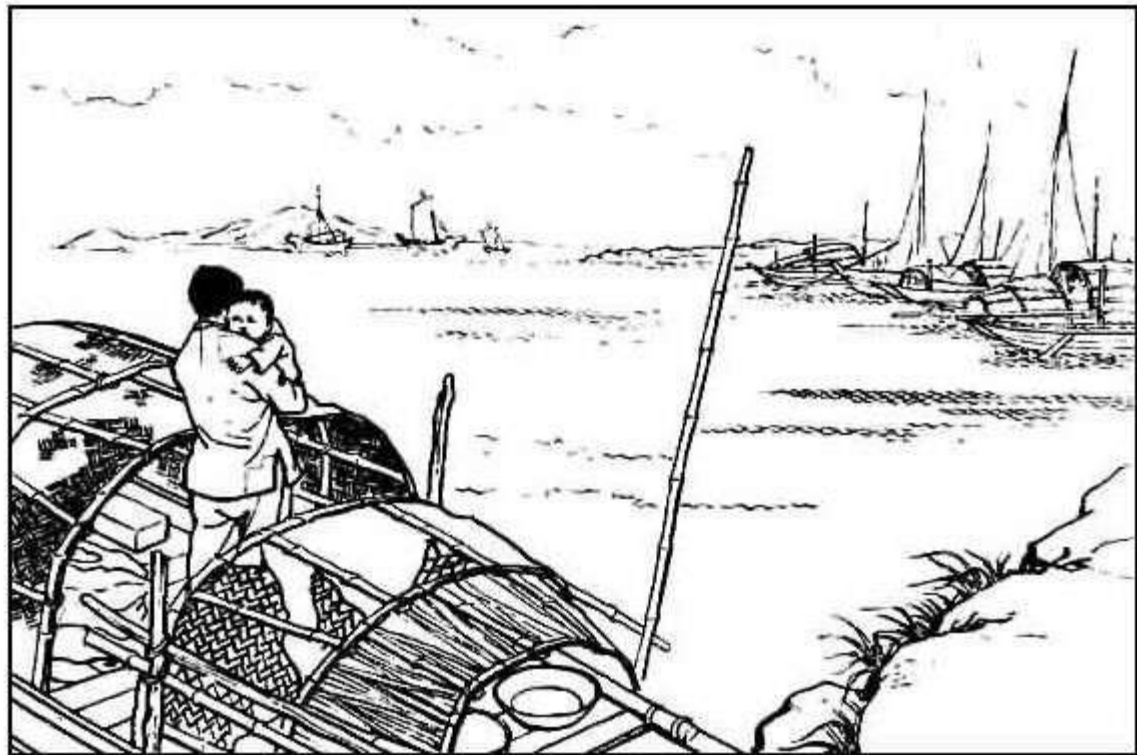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带好上了船，练团兵也追上来了。幸亏带好技术高，驶着小船飞也似地进了芦苇丛，这才躲过了练团兵的追捕。



(40) 带好在芦苇丛中一连隐蔽了几天，真是又饥又饿。她想在晚上出外寻食，可是晚间比白天更危险，练团、土匪到处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



(41) 带好走投无路，真想跳水一死，但是这仇恨难道就此作罢？她又看了看孩子，终于决定剪掉长发，乔装成男子，到别处打鱼。



(42) 起初，带好恐怕泄漏秘密，整天躲躲闪闪，不敢接近别人。



(43) 好在带好身体壮健，打鱼手艺高强，干起活来与男子汉一样，所以人们也看不出她的破绽。



(44) 带好的隔邻，有个年轻寡妇月环，见带好整日劳动，还要带小孩，许多事情忙不过来，便时常过来帮助带好补衣、做饭，照料孩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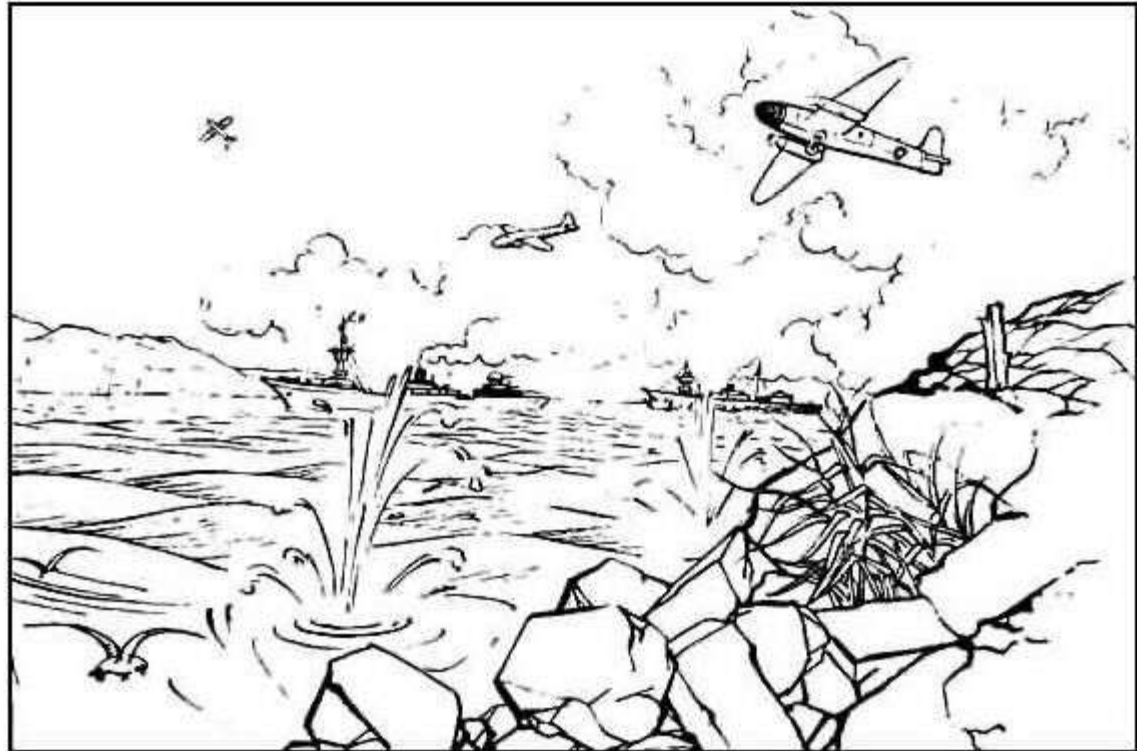
(45) 一天晚上，练团兵又来抢女人了，月环慌慌张张地来到带好船上，说道：“我没路可走了，你能收容我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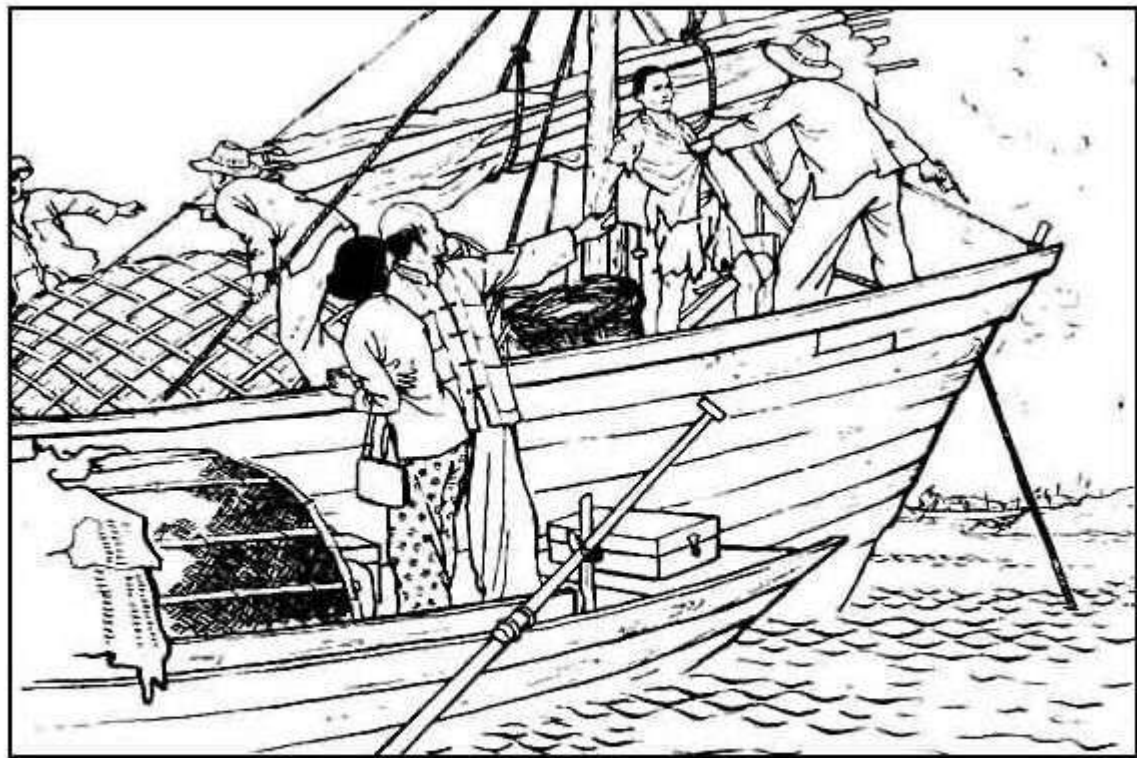
(46) 带了解月环，知道她也是个受苦的人，犹疑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月环忙把小秀抱在怀里，这才躲过了练团兵的欺侮。



(47) 待练团兵走后，带好便把自己的身世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月环。月环哭道：“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鬼世界啊！”共同的命运把带好和月环连结在一起，她们决定装做一对夫妇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掩护。



(48) 一九四九年秋，珠江河面风云骤变，飞机频繁地飞来飞去，兵舰、汽船慌慌乱乱地向珠江口方面逃窜。



(49) 地主、恶霸也忙乱起来，他们像疯狗一样，大肆洗劫海面，抢渔船、拉渔民，人们纷纷四散逃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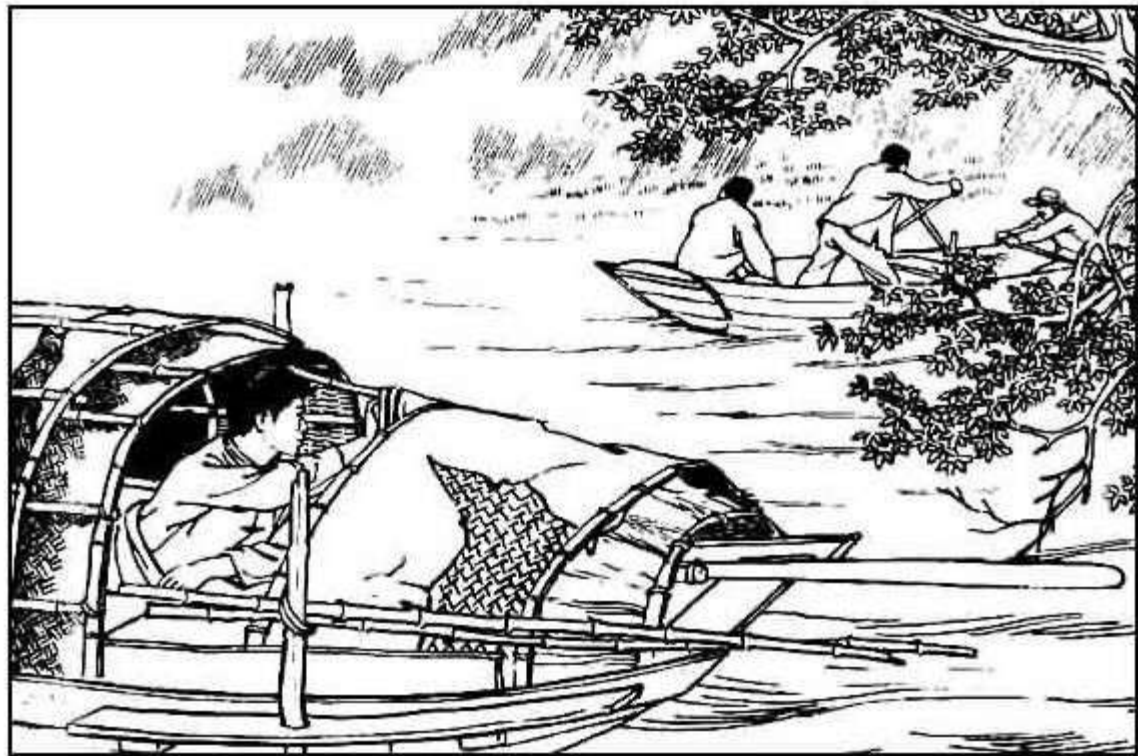
(50) 不久，炮声隆隆，红旗招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踏步而来。广东解放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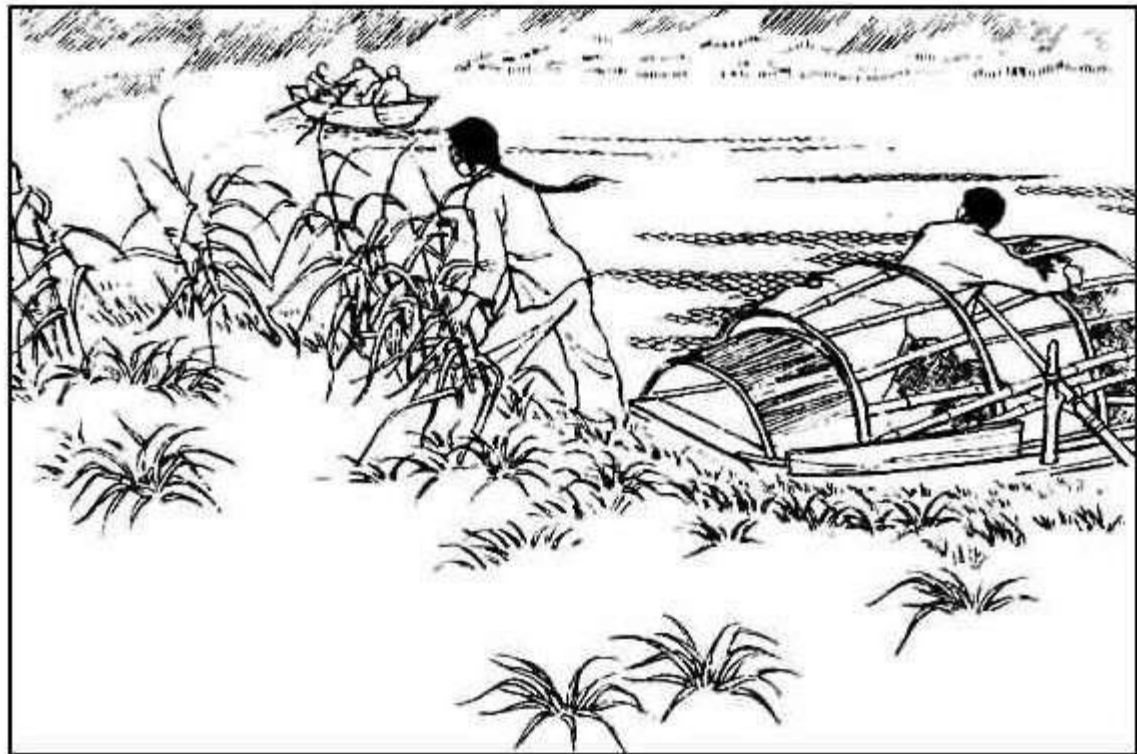
(51) 人们欢呼雀跃，一齐拥到解放军面前，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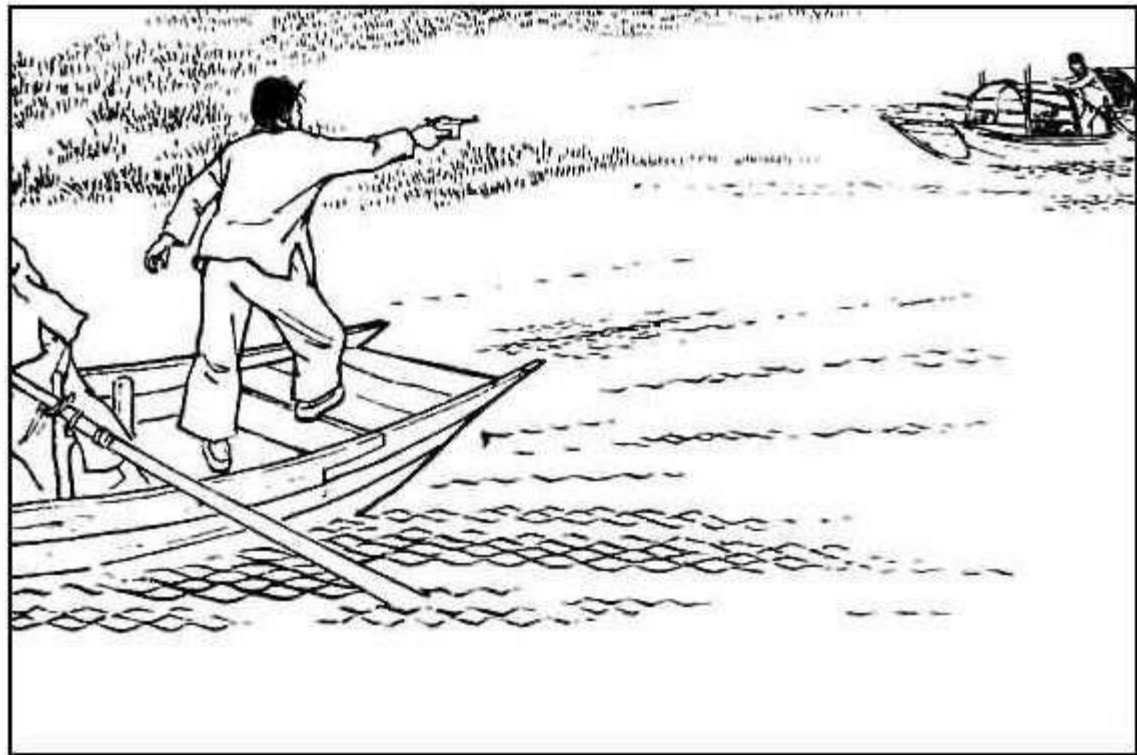
(52) 人民政府派来工作组，帮助渔民闹翻身。不久，成立了清匪反霸委员会，还号召青年参加民兵。带好虽然饱尝旧社会的痛苦，但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，还不十分清楚，因此未敢暴露自己的身分，也未敢参加民兵。



(53) 这里离香港不远，解放初期，地主、恶霸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偷渡逃港的事情常有发生。一天晚上，有只小船在带好的船旁划过，带好想：三更半夜，划船到哪里去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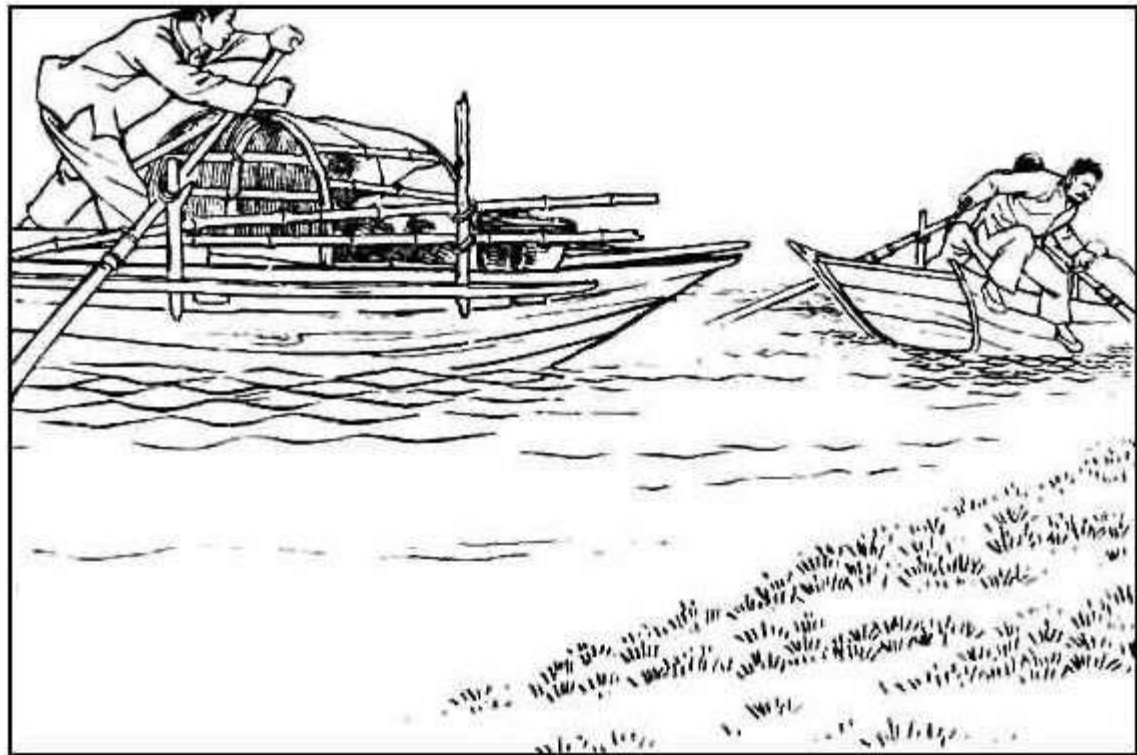
(54) 带好看见小船上的人鬼鬼祟祟，知道不是好人，马上叫月环去报告民兵，自己随即划船在后面跟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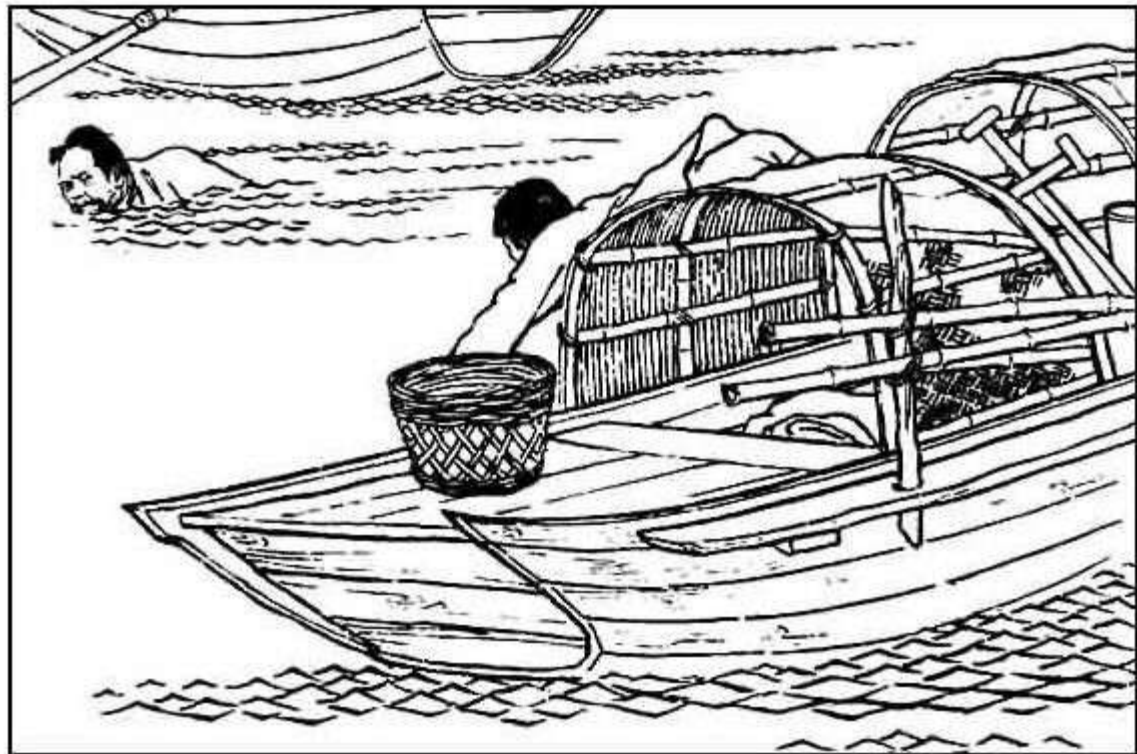
(55) 那只小船发觉有船跟踪，划得更快了，但带好尾随不舍，眼看就要追上，小船上一个满面胡须的人突然开枪向带好射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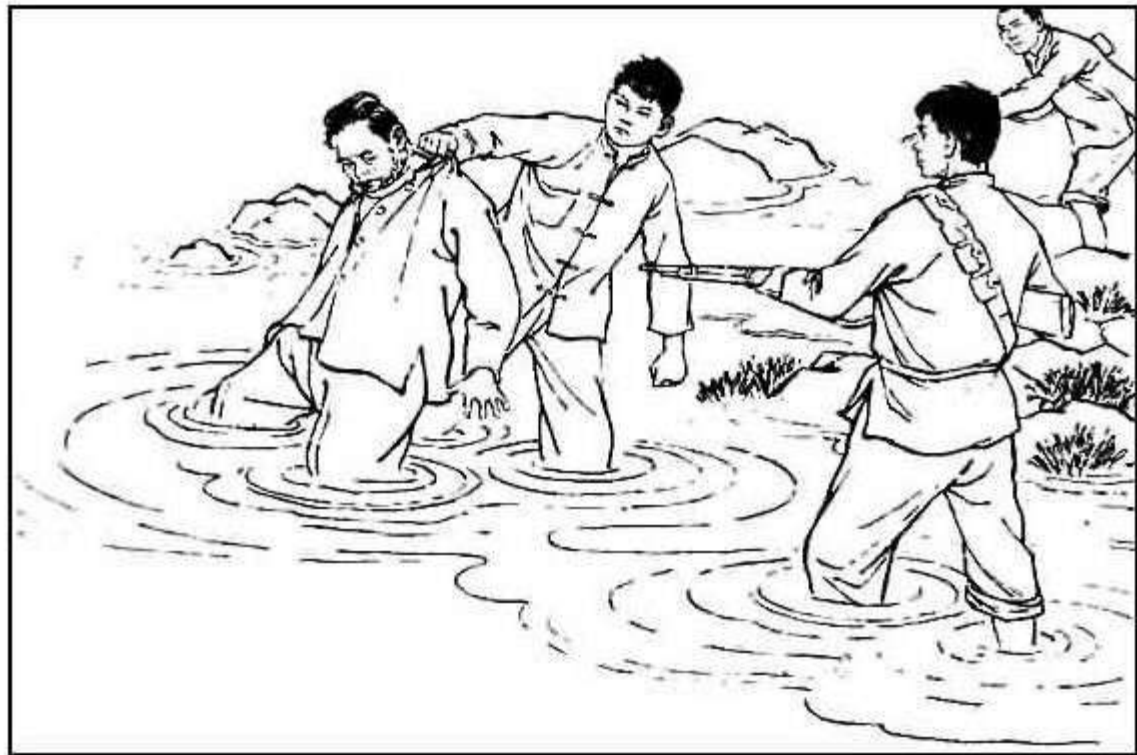
(56) 随着这一声枪响，四周也发出了枪声，原来是月环带着民兵赶来了。



(57) 小船上那个大胡子看见情况不妙，马上下水逃跑，带好一望，正是害得她死去活来的恶霸地主陈宝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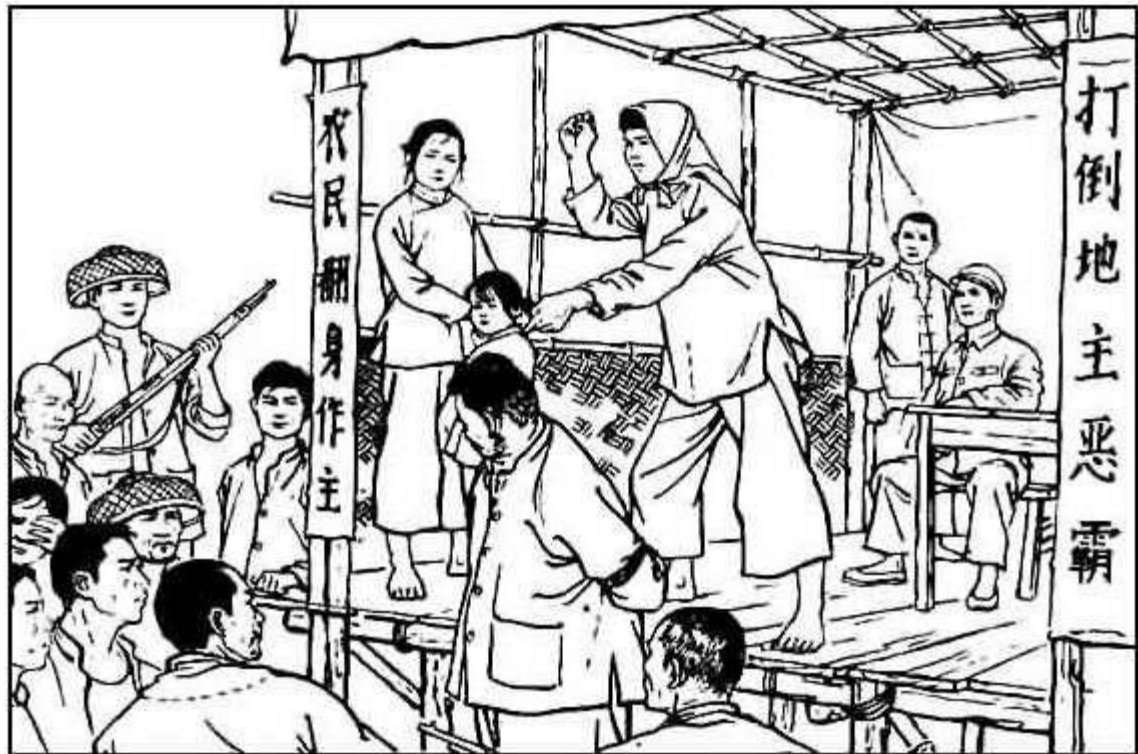
(58) 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带好立即跳下水去。



(59) 在水里面，陈宝哪里是“海貂猫”的对手！不一会，陈宝便被带好抓上来了。



(60) 陈宝被押走了，带好回到船里，心情激动得很，往事像一幅幅图画，重现在眼前。她自言自语道：“苦到头了，天变了，世界变了，我也要变了！”



(61) 在斗争陈宝的那一天，带好重新换上装束，上台悲愤地倾吐着多年积着的苦水。渔民、农民们听了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一致要求处决这个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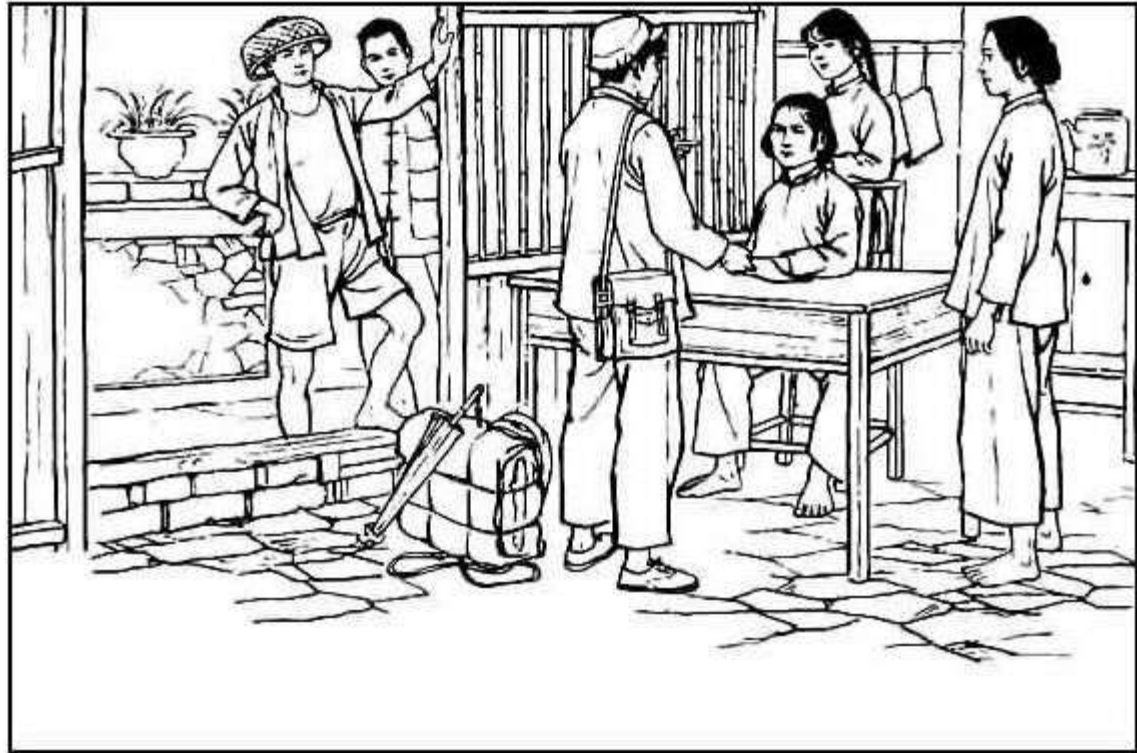
(62) 万恶的陈宝被处决了，带好和月环以姐妹相称，对各项工作都很积极。工作组组长陈强对她们说：“翻身了，咱们就是主人了。一心跟着共产党，好好搞生产，建设社会主义吧！”



(63) 自此以后，带好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地从事生产。一九五八年，这里成立了渔业公社，带好当选为“三八”机帆捕鱼队队长。这时小秀已是个十六岁的姑娘了，由于思想进步，又很能干，当了一个作业小组长。



(64) 有一天，公社派来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，带好打量一下，发现那青年裤带上系着一枚红玉环，很像她当年送给张才的礼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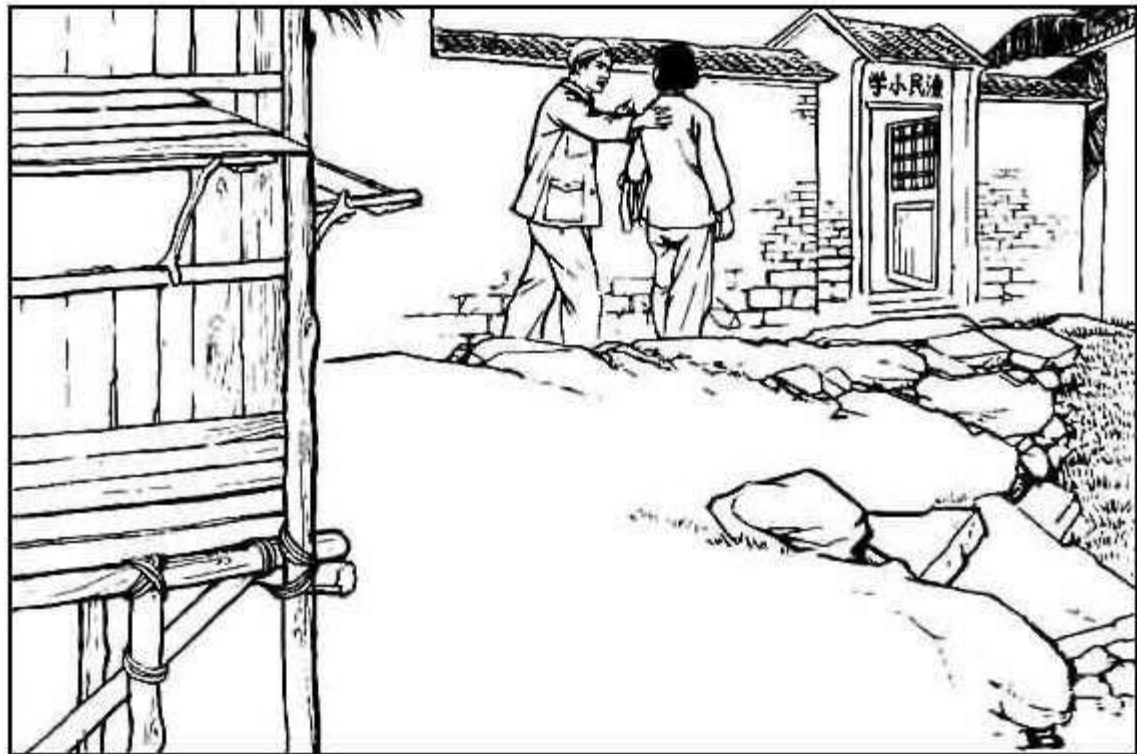
(65) 带好正在疑惑，那青年已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张怀好，是个掌机手，由县里来的。”



(66) 带好越想越觉得事情来得蹊跷，她抑制着心中的激动，叫小秀把这青年带去，为他安排食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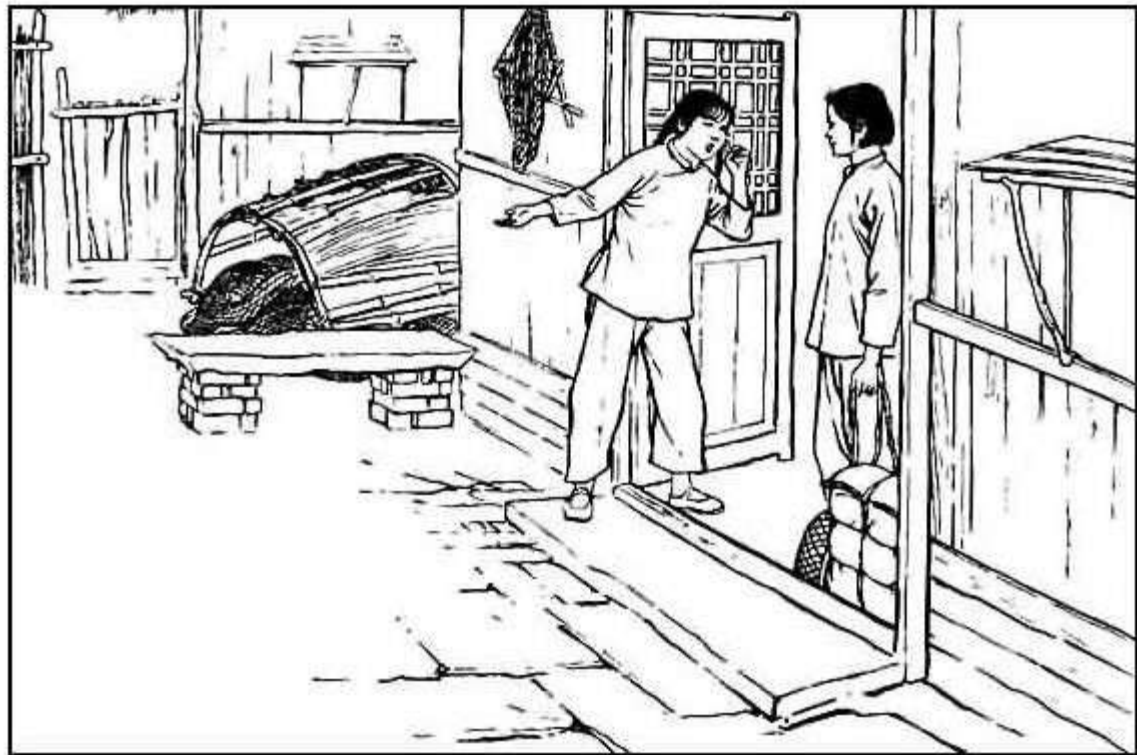
(67) 回家的路上，红玉环的影子一直浮在带好心上。她想：“难道它就是当年送给张才的订婚礼物吗？为什么会落在这年轻人的身上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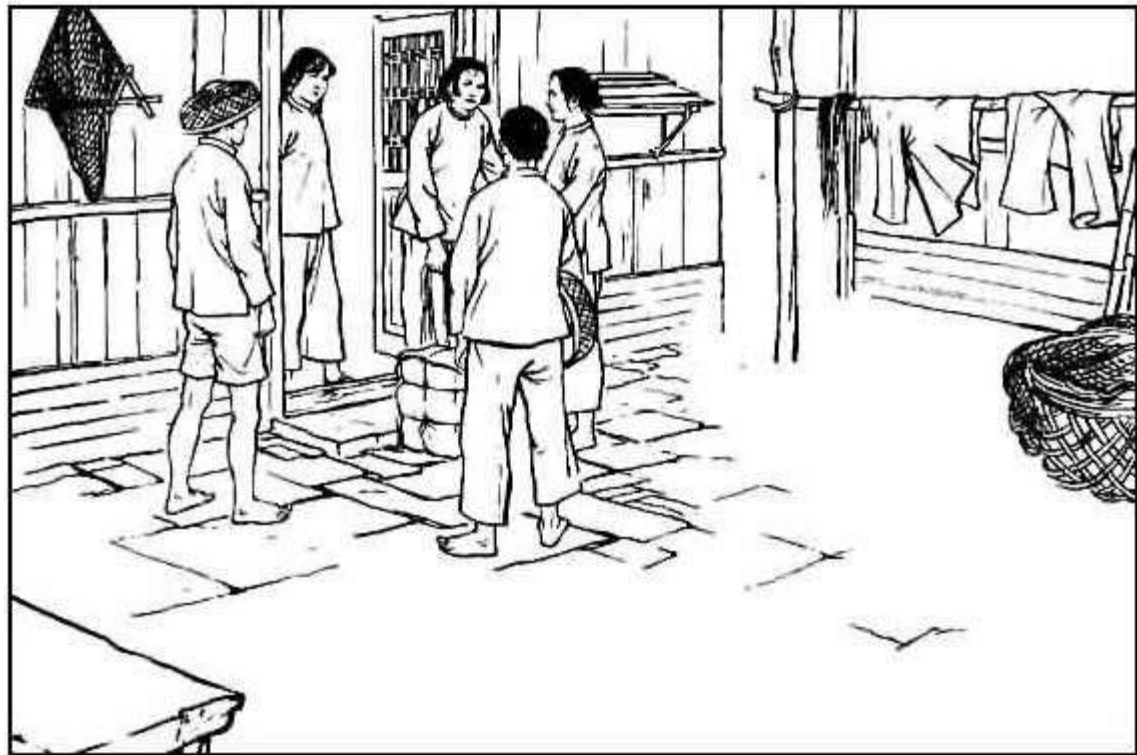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带好想着想着，忽然一只大手拍了她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公社党委书记陈强。陈强高声对她说：“带好，你双喜临门啦！”带好不解他的意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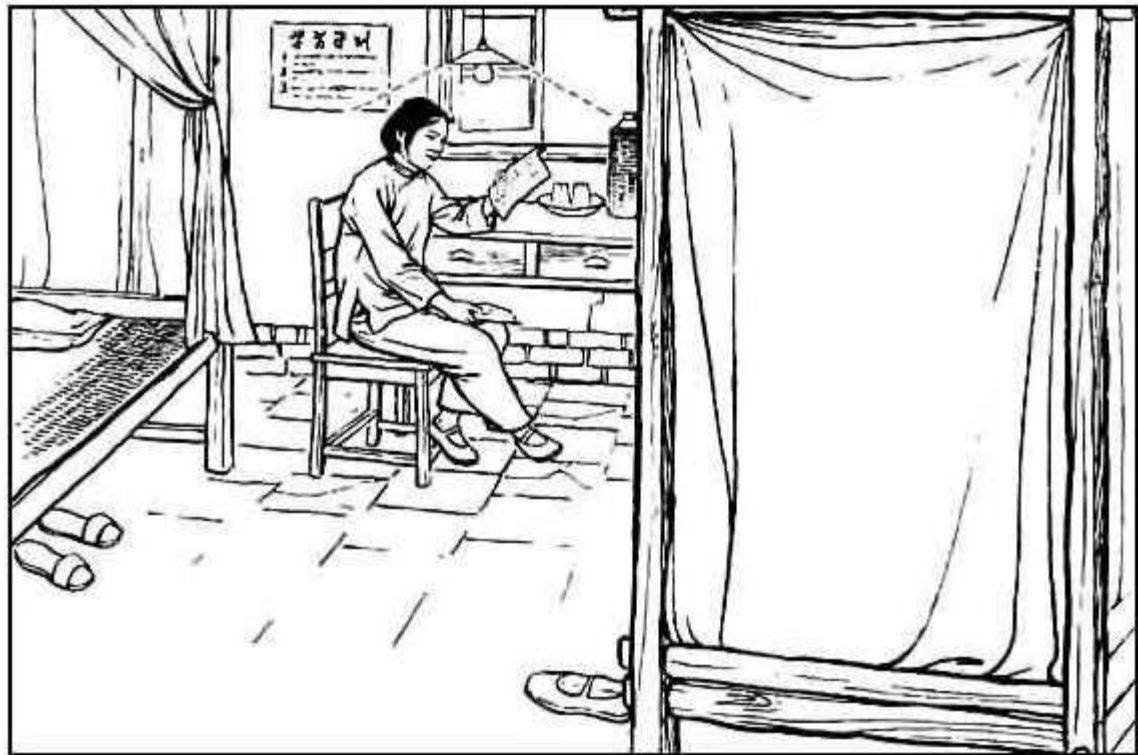
(69) 陈强接着对她说：“今天来了一个掌机手，明天又派你去学习，你们‘三八’队不是双喜临门了吗！”接着便把学习的通知递给她。原来公社送她去海南去学习深海打鱼作业。



(70) 第二天一早，带好便要出发了，她没时间去打听怀好的来历，便嘱咐小秀了解一下怀好的情况，小秀不了解她的用意，红着脸说：“我不干！我又不是队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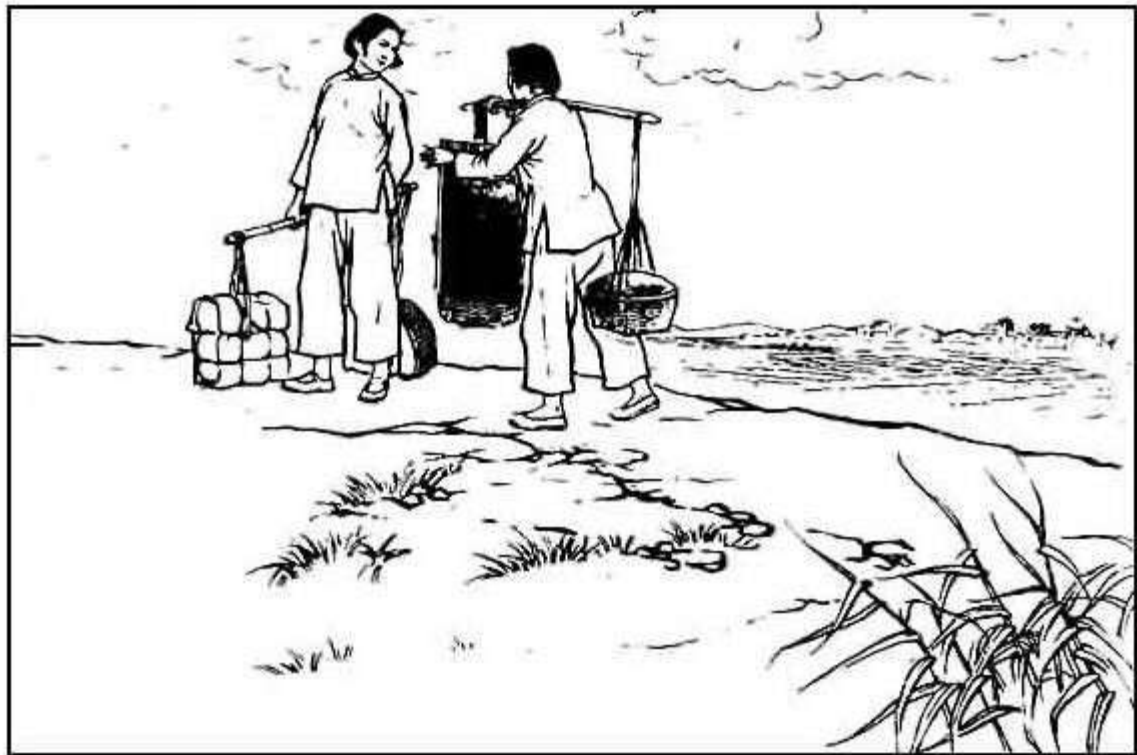
(71) 带好刚想讲清楚，月环等人已走来送行了，她只好把话收起来，与大家握手告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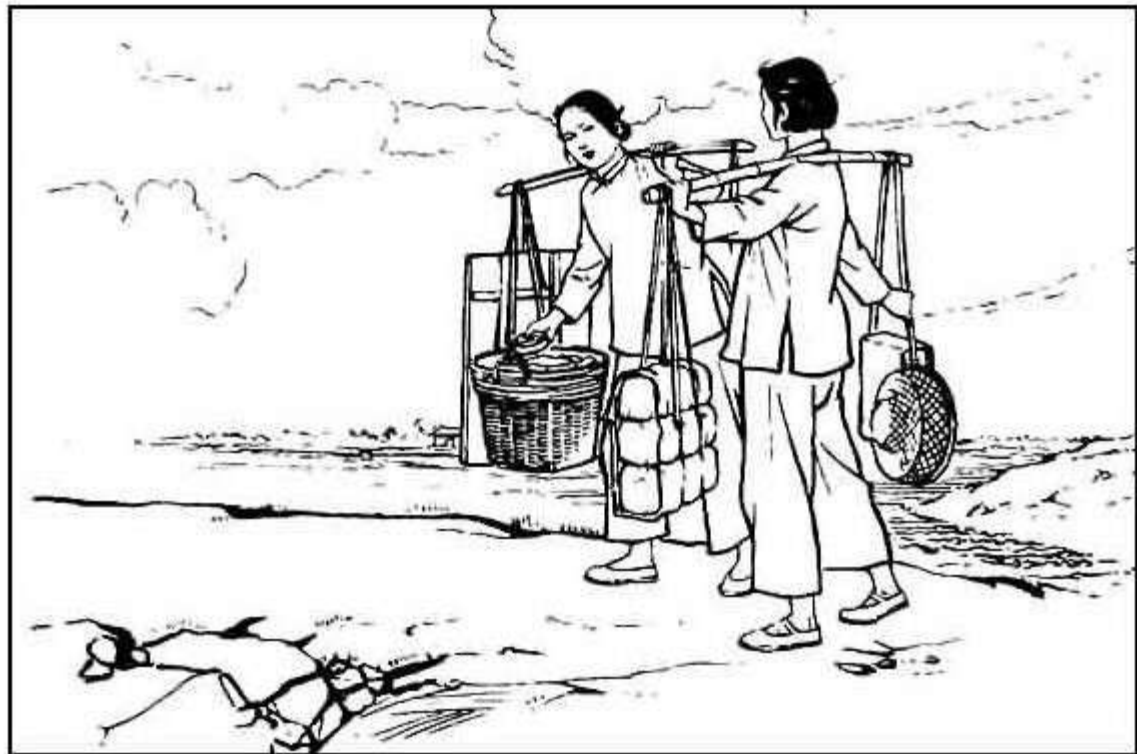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学习期间，带好常与小秀通信，小秀的来信把社里的一切都说了，就是没有谈怀好的情况。



(73) 半年之后，带好结业回来。在将近到家的时候，带好望着一幢幢崭新的房子、广阔的晒鱼场和一艘艘又大又新的渔船，心里无限喜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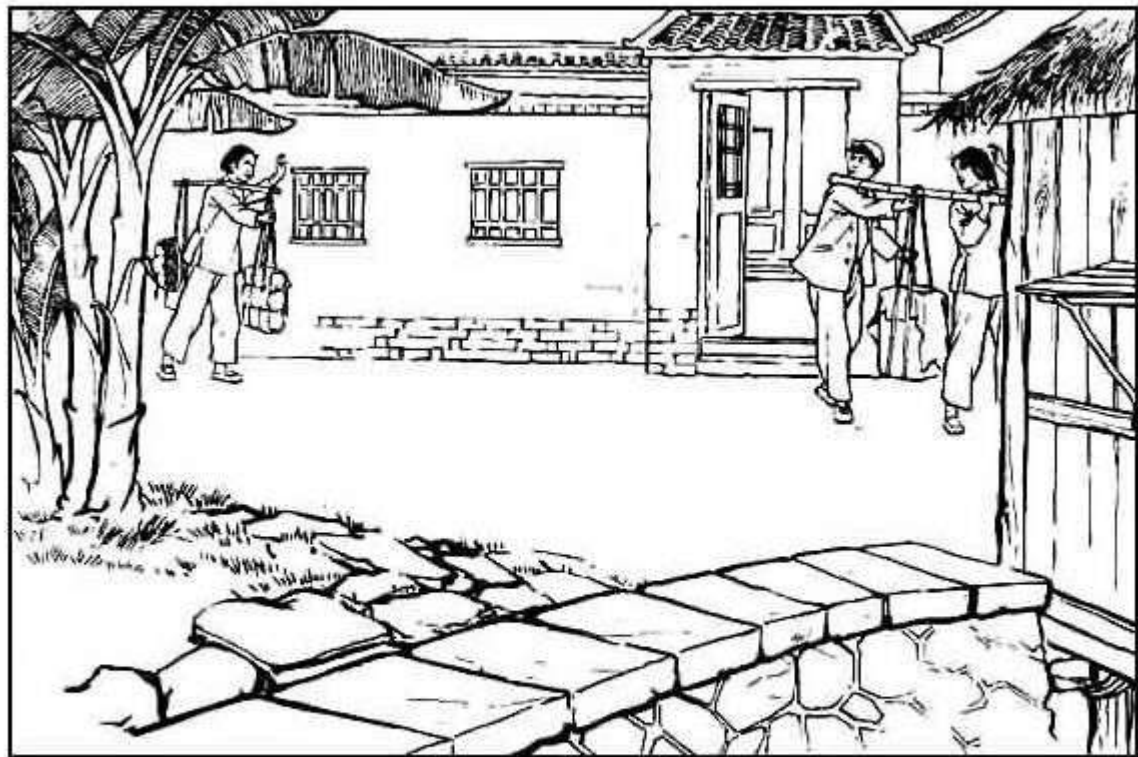
(74) 带好正看得入迷，忽然有人招呼道：“呵！毕业生回来啦！”带好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月环赶集回来，肩上还挑着一担文具用品。



(75) 带好问买这些东西做什么用，月环笑道：“这都是你们小秀和怀好的好主意，说什么搞俱乐部，还要办夜校呢！”



(76) 月环又在筐里取出一条红色的花巾，神秘地扬了一下说：“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应该早日把它接过去，不要让它老压在我的筐底了。”带好摸不着头脑，想追问月环，月环却故意瞒着她不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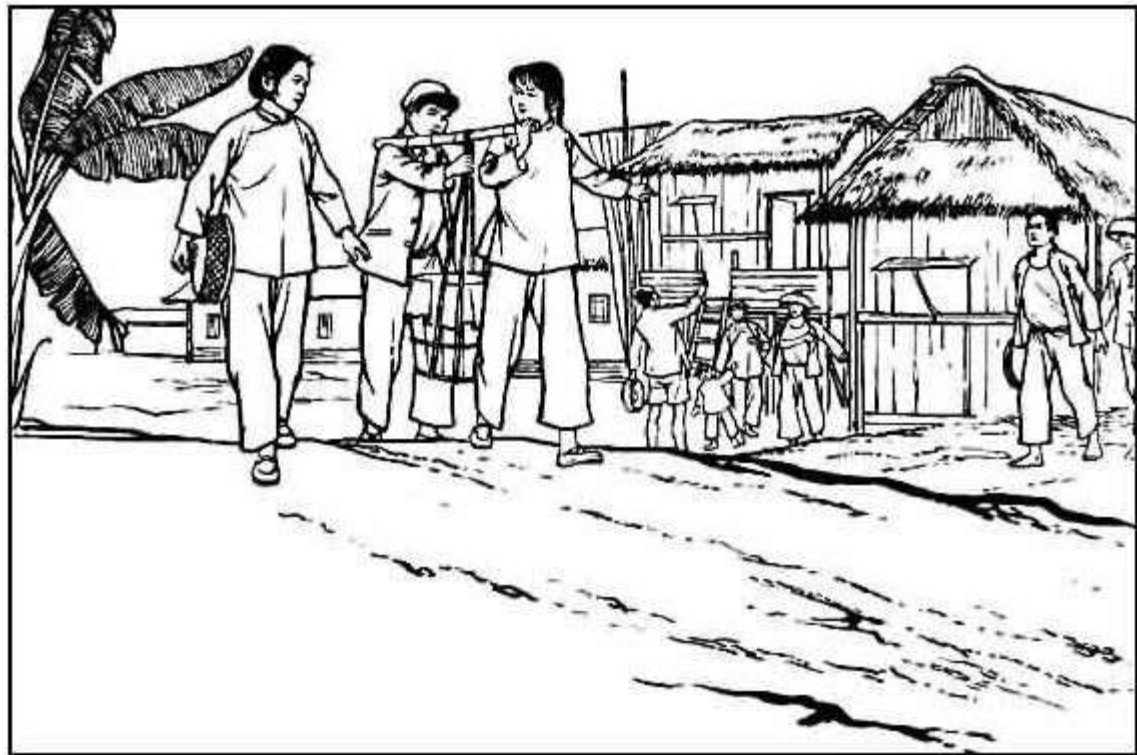
(77) 带好来到渔业队办公室，碰巧小秀和怀好抬着一桶东西走出来，两人蓬头垢面满身油渍。带好把他俩喊住了。



(78) 带好还未来得及问话，小秀就抢着嚷道：“今天来了个机械师，帮助我们试新机器，咱们一齐去看吧！”



(79) 带好惊奇地问道：“怎么会来了个机械师？”怀好解释说：“社里买了一架最新型的发动机，那个机械师就是我的爸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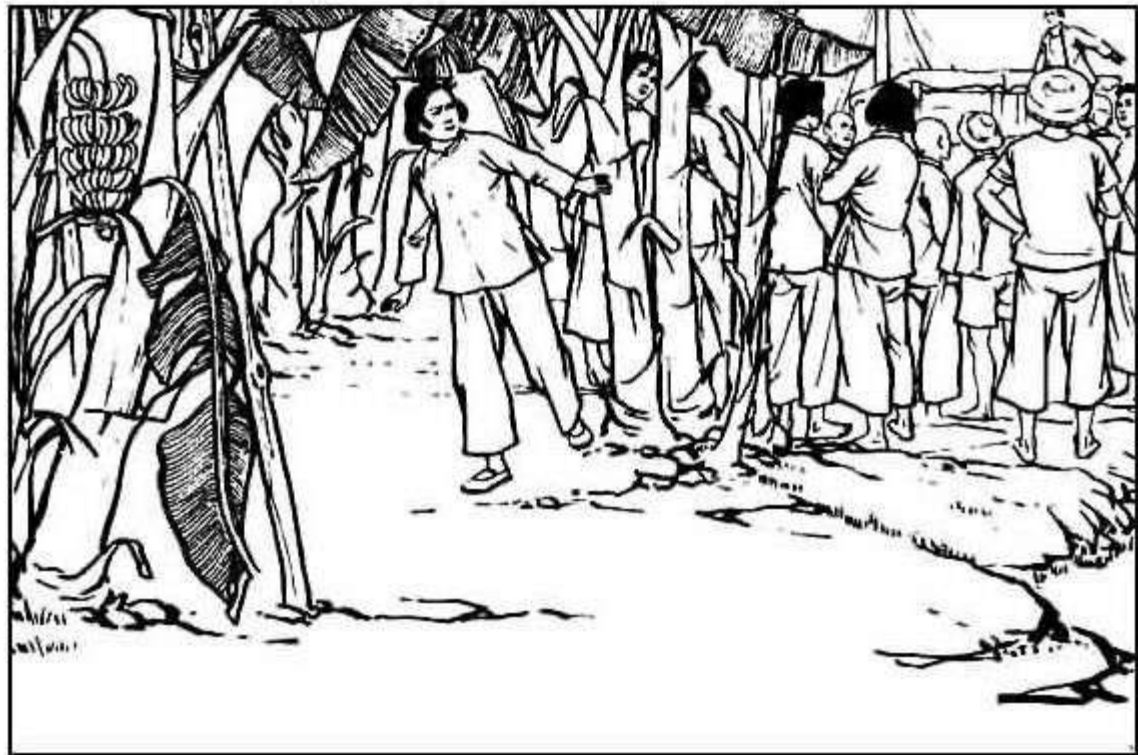
(80) “怀好的爸爸！”带好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感情，于是放下了行李，说：“好呵，你们带我去看看那位机械师吧！”



(81) 江堤上早挤满了人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站在船上，正在向大家说什么。带好定神一看，他不正是张才吗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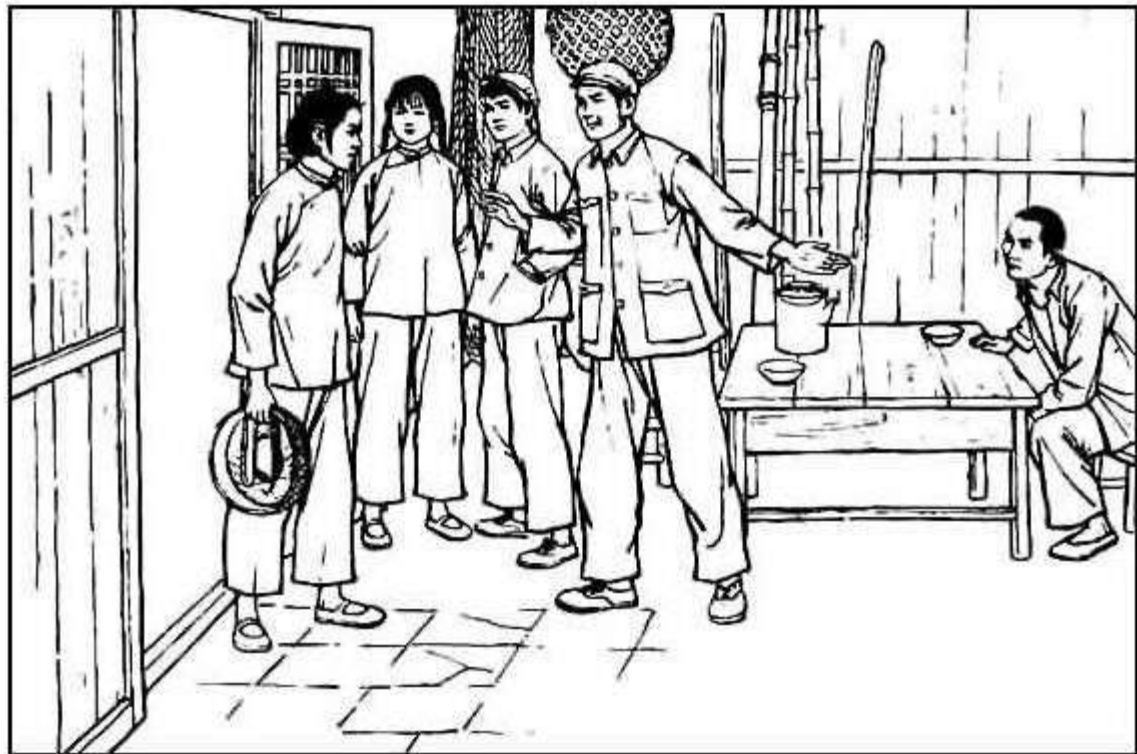
(82) 带好眼中的张才，比以前老成多了，额上已起了皱纹，但看来比当年还要饱满结实。



(83) 带好热泪盈眶，禁不住要喊出张才的名字，但马上又想：唉，我和张才最好还是不再见面吧！我们都是有了子女的人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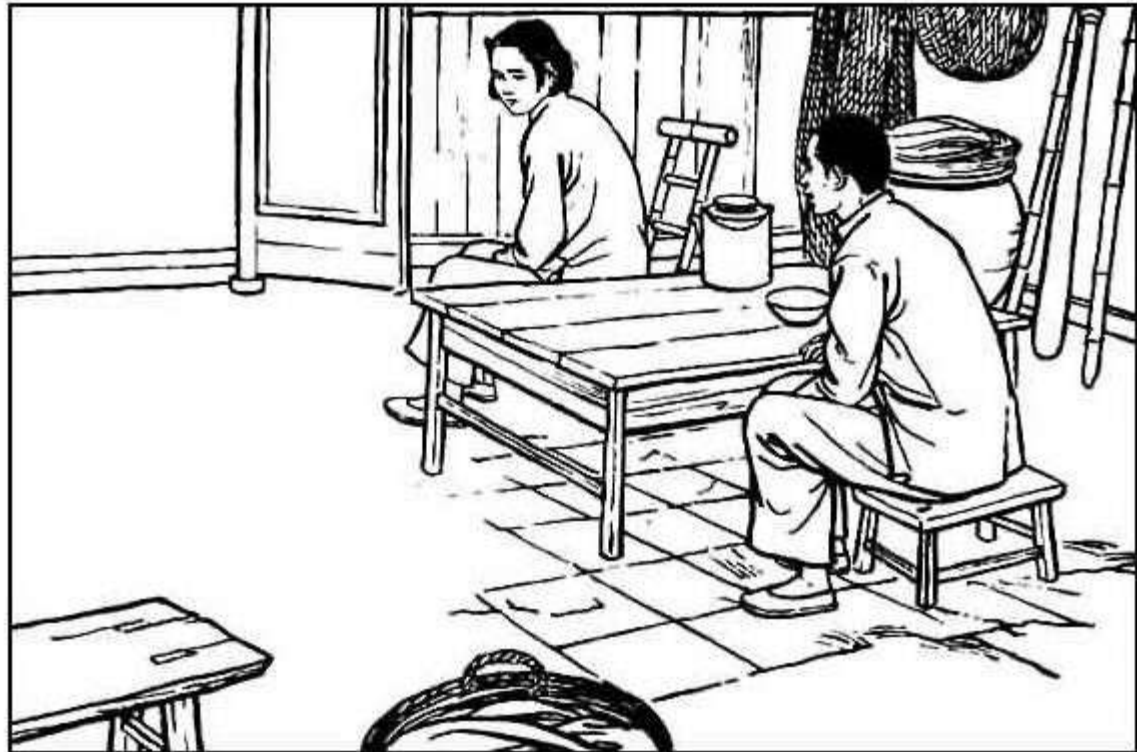
(84) 带好一时满怀悲伤，离开了人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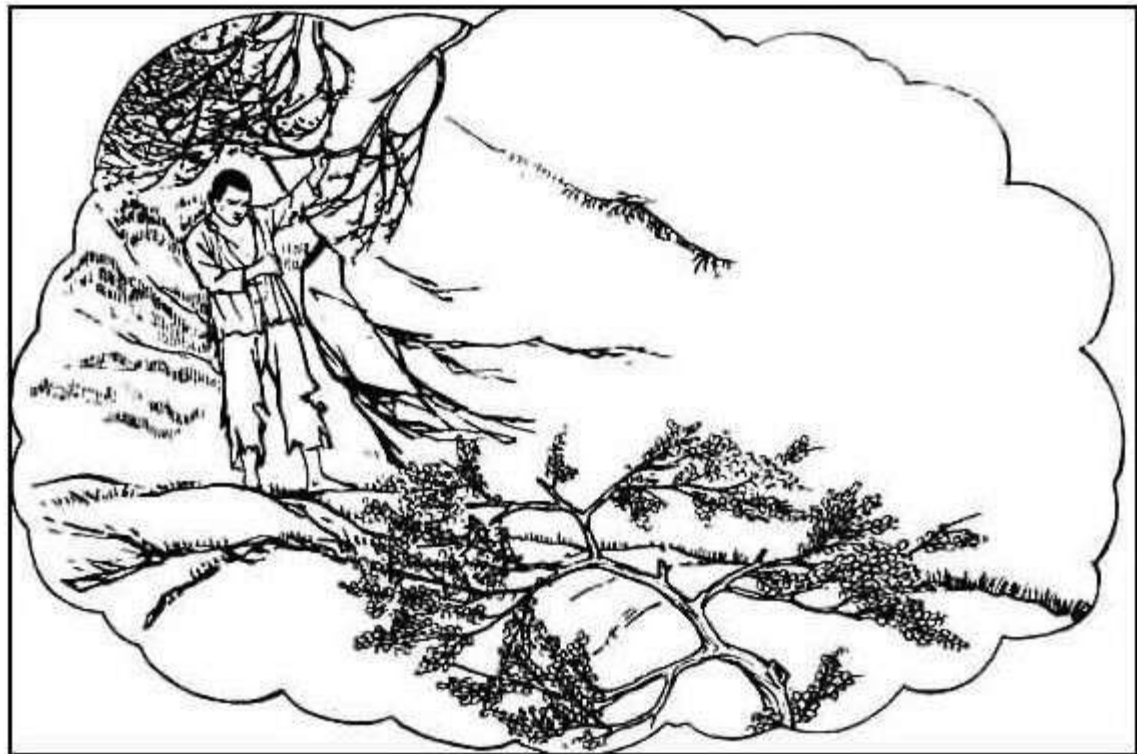
(85) 直到天黑了，她才回到家，只见陈强、张才、小秀和怀好早已在等候了，陈强笑道：“带好，团圆了！你们好好地谈谈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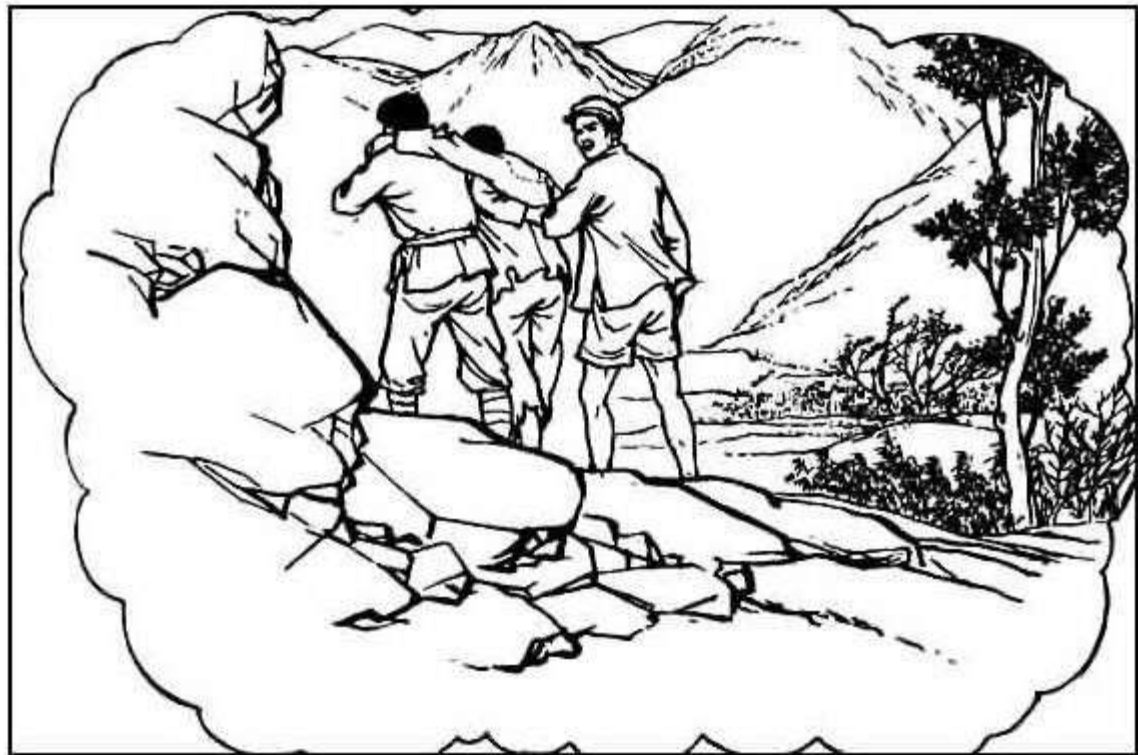
(86) 开始时，带好和张才两人相对呆坐。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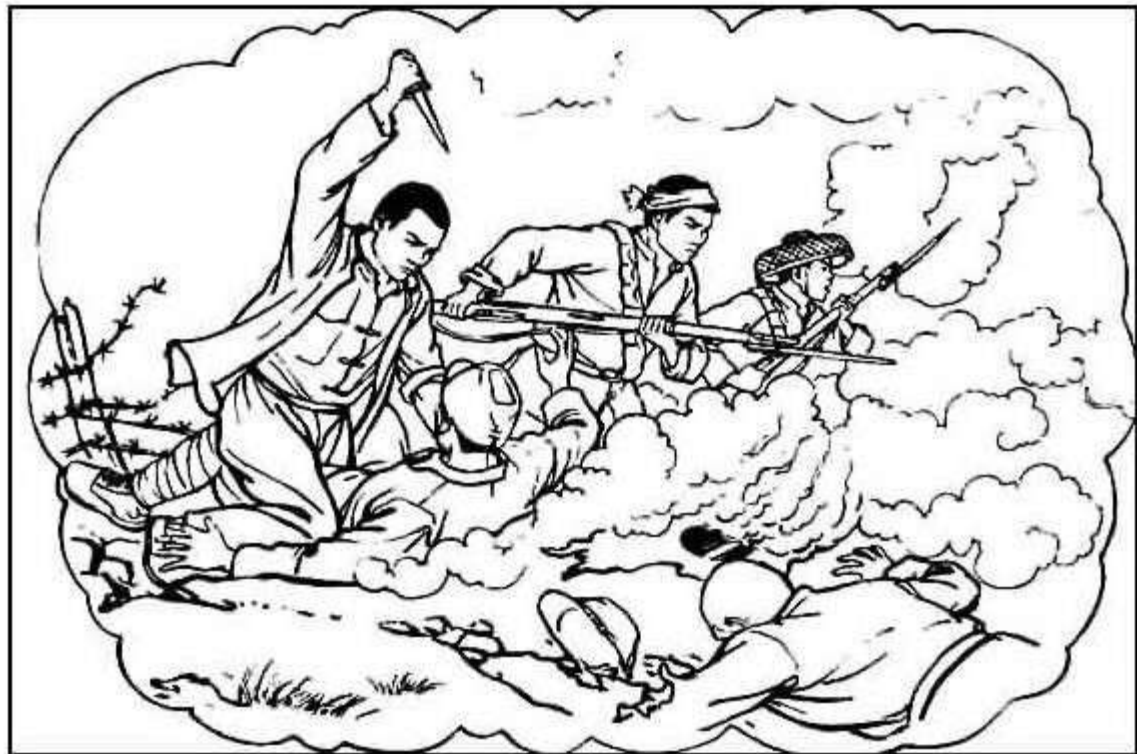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到底还是张才先说话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带好，你的情况陈书记已给我讲过了，现在就来说说我这多年来的遭遇吧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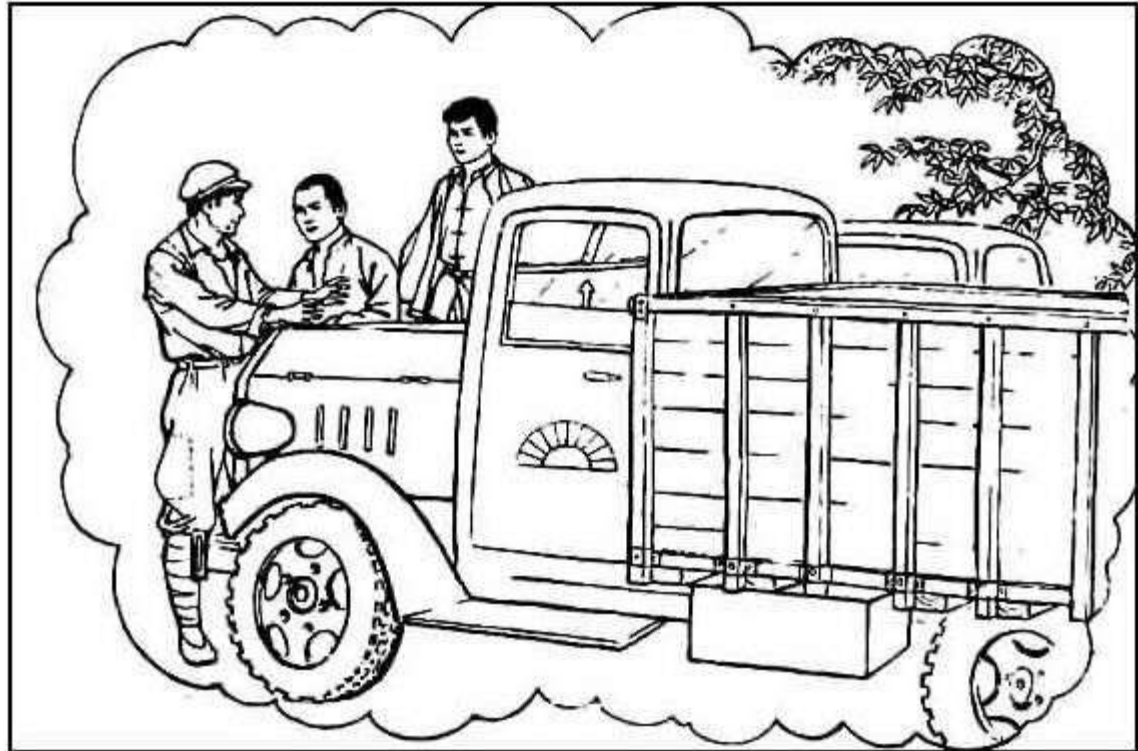
(88) “那一年陈宝把我毒打一顿赶我出来，当时我身受重伤，又饥又渴，挣扎着往山里走，想回到山区去，可是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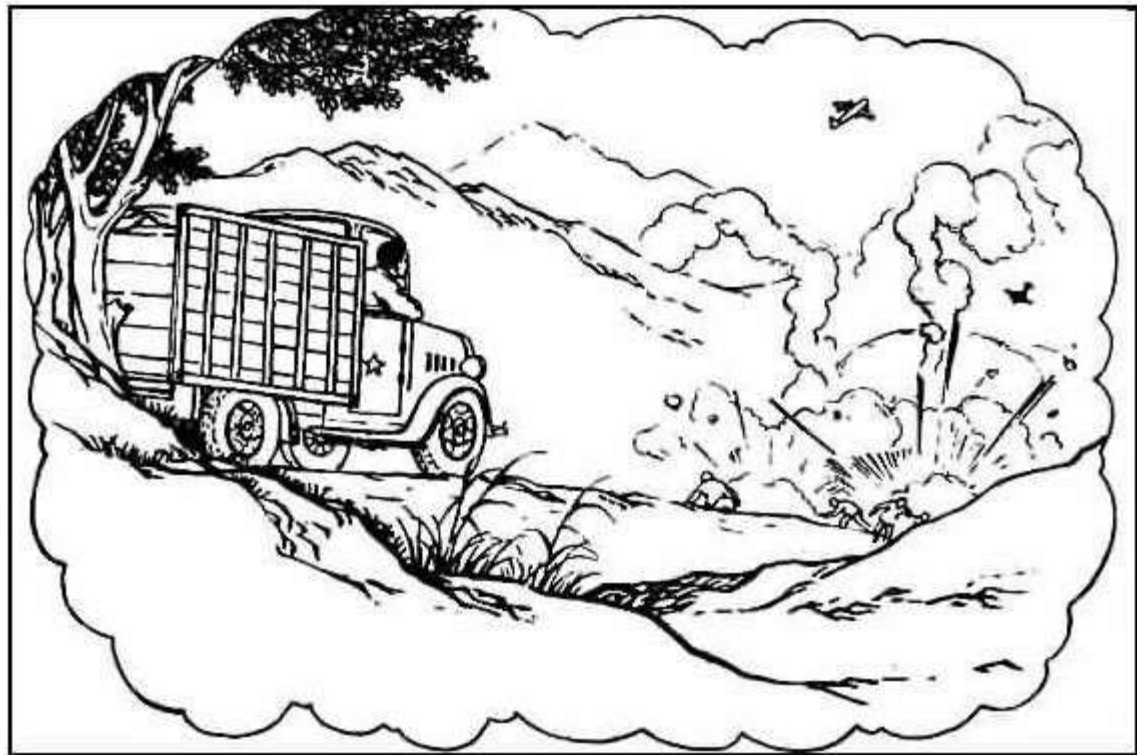
(89) “幸好遇到两名游击队员，把我救上山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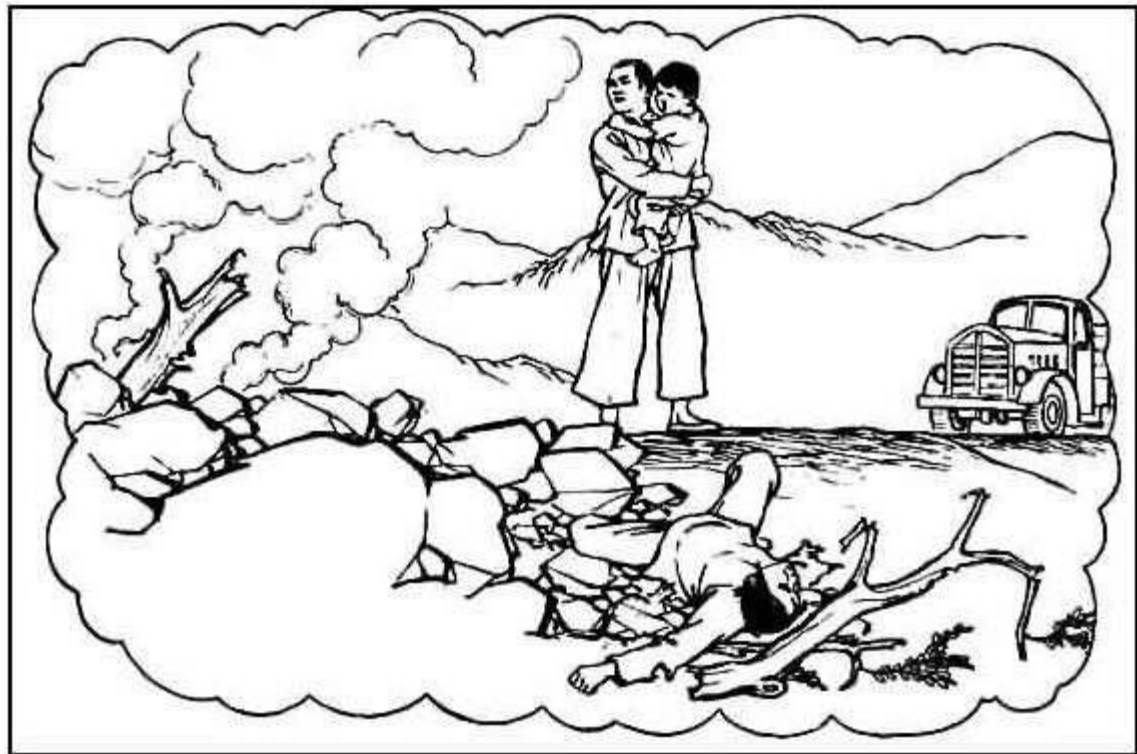
(90) “从此，我参加了游击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同日寇作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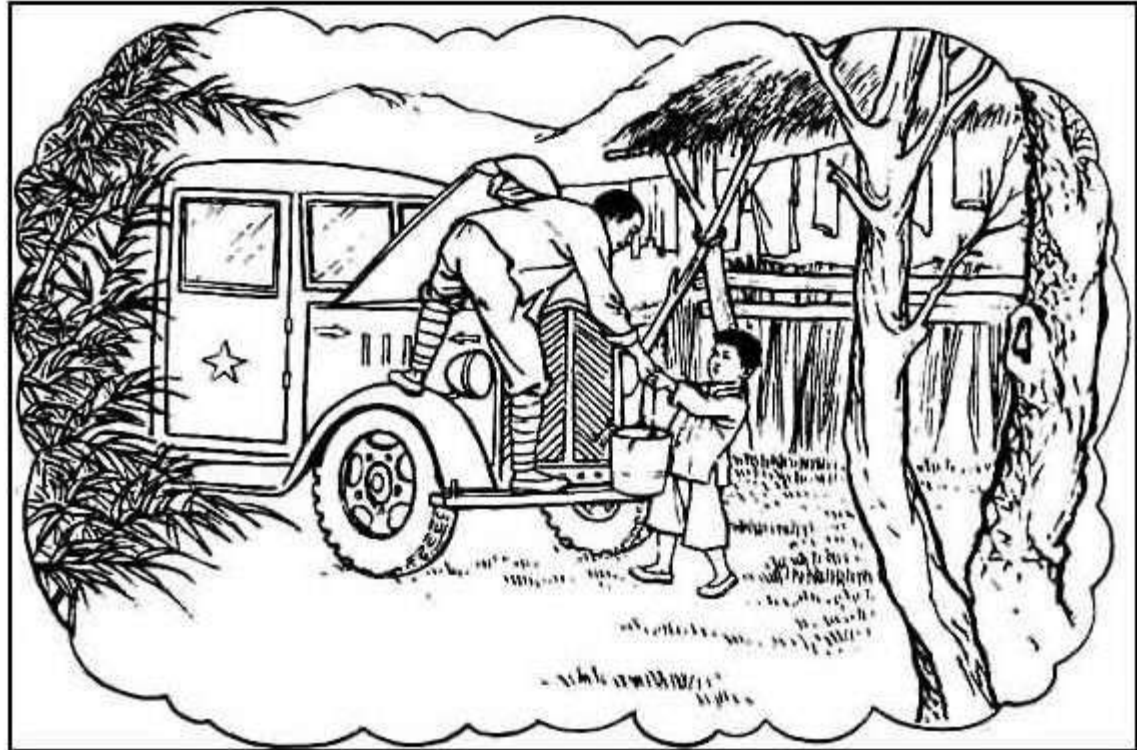
(91) “在一次战役中，我们缴获敌人几部卡车，但是司机太少，因此上级便派我去学汽车驾驶技术。



(92) “后来我被派到后勤部担任运输工作。有一次，在运送弹药途中，突然遇到敌机袭击。我忙把卡车折进树林，躲过敌机的轰炸。”



(93) “敌机走后，我到路上巡视，只见这里被炸得七零八落，只有一个小孩在啼哭。这个劫后的孤儿便是现在的怀好。”



(94) “上级同意后勤部收容这个孤儿，而且交给我抚养。这孩子顶懂事，我就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。”



(95) “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我要转业到地方来工作，怀好也嚷着要跟我走，而我的确也舍不得离开他。”



(96) “经过我的请求，团首长同意把怀好继续交我抚养。这样，他就成了我的儿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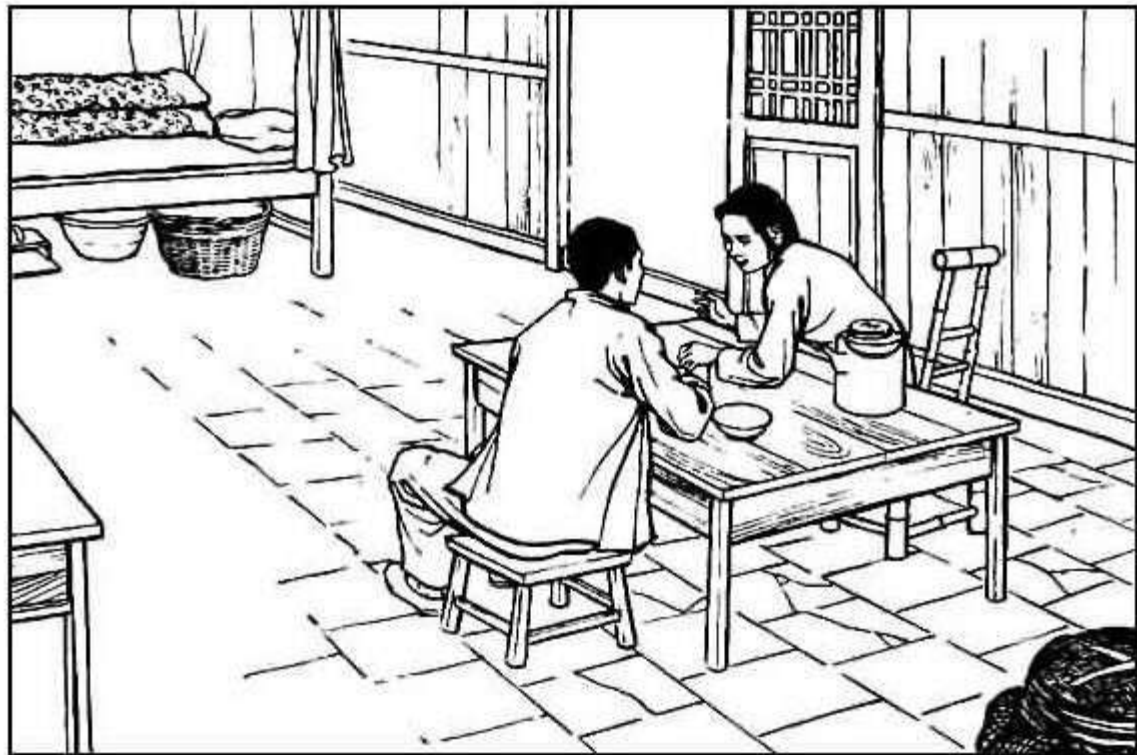
(97) “后来我被派到国营红星机械修配厂当技师，怀好也入了学，小学毕业后又读完中等机械学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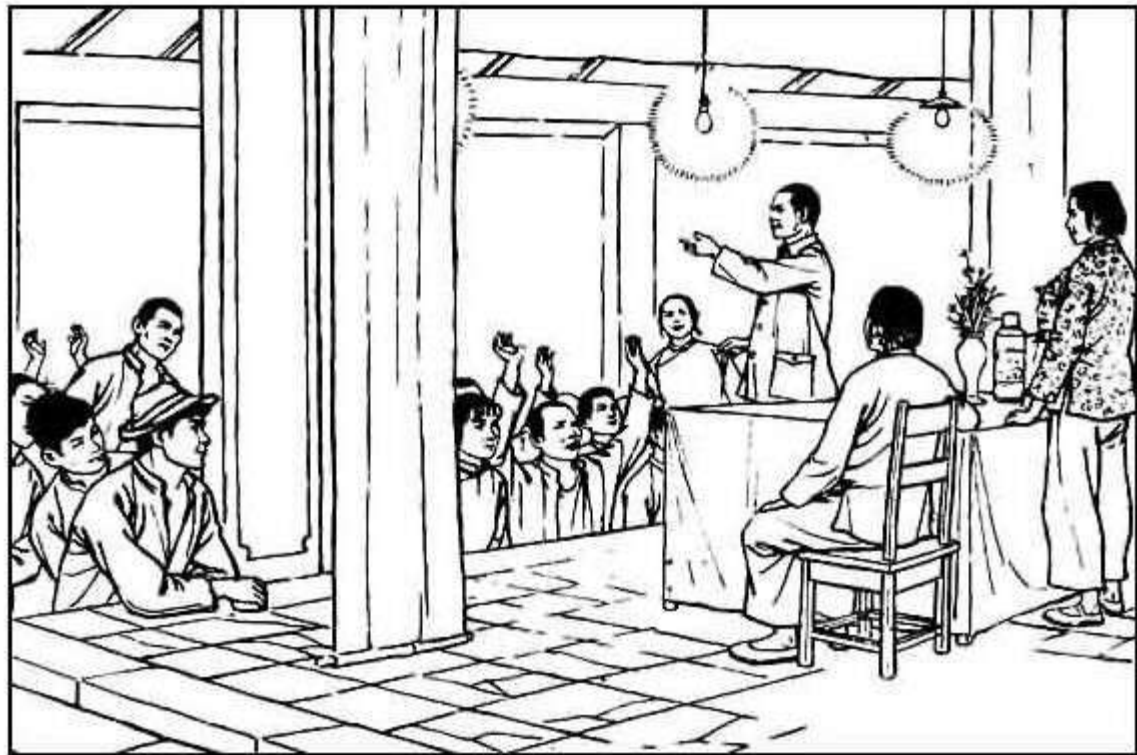
(98) “有一年春节，我曾经到石屋村找过你，可是人们只知道你回过石屋村一次，后来便不知下落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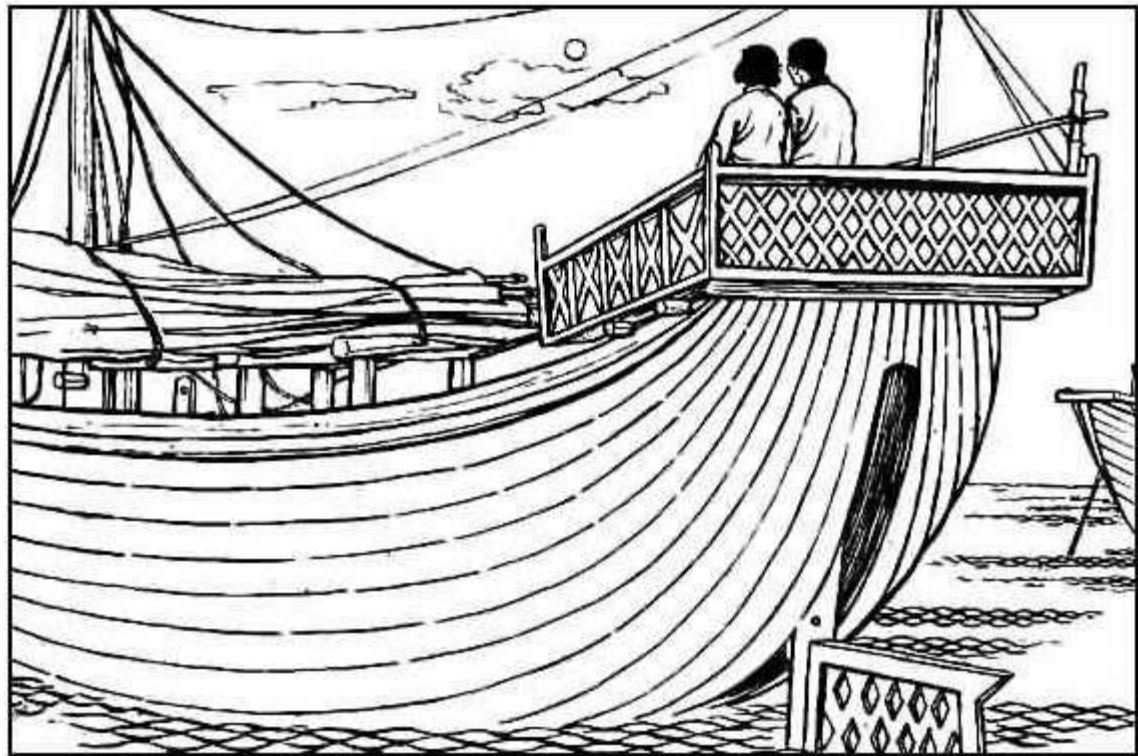
(99) “怀好毕业后，被分配到珠江渔区当掌机手。动身之日，我把红玉环送给他，我心想着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他可能有机会遇到你……”



(100) 张才说完他的故事，舒了口气又说：“现在一切都好了，孩子们都有幸福的前途。”带好激动地握着张才的手说：“我们不也是一样有幸福的前途吗！”



(101) 这就是带好和张才的“恋爱经过”。大家听了个个感动。有人建议张才讲话。张才说：“对于过去的血泪仇恨，我没什么补充的，只是要牢牢记住，不要有了好日子就丢到脑后。至于今后呢，大家看我们实际的行动吧！”



(102) 晚会结束了，人们都离去了，但带好和张才还在渔船上并肩坐着，商量着怎样使今后的幸福生活过得更有意义，怎样把人民公社的生产搞得更好。（完）



漁女春秋

田漢著；人民文學出版社

(北京東黃城根北口)

(總發行所：北京東黃城根北口)

編者：洪深

封面繪者：沈西苓

校訂者：曹華書局北京發行所

經售者：全國新华書局

印刷者：北京新华印刷廠

1954年4月第一次印刷

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

32開，287×1092毫米，146頁，定價：二角七分

統一書號：I247.7·311 內裝：145.001—245/311